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道 園 學 古 錄

(二)

虞 集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道園學古錄

(二)

度集撰

國學基本叢書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

在朝藁五

序

雲南志序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蓋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旣卽位。奠海內。使省臣賽典赤往撫以威惠。浚其俗而道之。善利。填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宦。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幸器名。亡治術。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孽。以毒害賊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舍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夫。箚壺迎僎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虐。率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亡所建白。馭於中者。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京。繇樞廷。奉使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填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略志四卷。因報政上之。集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概可或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犴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

虔陀以淫虐致亂。死者至二十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鑒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臺城董氏世譜序

維先王建國邑。命氏族。以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薄。而子孫有盛衰也。不可以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庶親疏。而等殺之。爲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爲之小宗四。以聯其支。然後本原之深固者。得以暢達蕃衍。而末流餘澤。雖或小有間斷者。其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三代之際。功臣世德之家。所以傳代歷次。至於數十百年。與其國家相爲終始者也。然其法之廢久矣。漢初羣臣。未有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絕。遂散爲民庶。降爲庸保。後雖欲稍收合。而封樹之。往往又泯沒。而可續者無幾。是豈其澤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逮隋唐。徒以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牒。官有簿狀。昏因選舉。互爲考證。子孫亦有所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促迫。功烈不及於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曰宗法立。世系明。則世臣多。而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者。可不思古之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臺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爲錄而序之。以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出董父者。以字爲氏。出陸終之子參胡者。姓董。以姓爲氏。其在臺城者。墓有遺石。表曰御史大夫。然中更亂離。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其可知者。世別而備書之。

高唐李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譜一篇。李處恭所自撰也。維昔黃帝之子孫。分國受姓。尊宗別庶。歷堯舜三代數千年。見諸傳記。敘次可觀。而漢隋唐之際。名家巨族。莫不有述。蓋古人之重譜牒如此。嗚呼。由厥初生民。而至於化育繁殖無窮矣。然傳緒由世德。故多不齊。或隱或著。或微或盛。或久或近。或廢或興。時世推遷。泯然中絕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其中。形蛻氣禪。緜緜延延。幾千百傳。得至於今日。而得聞者。殆非偶然之故。或者昧於世德。莫究所自始。豈皆忽焉墜之。亂離相仍。不幸散軼。而氏族所因起。固多不可強推者。唐人實尙氏族。而李氏之譜曰。李氏嬴姓。自咎繇世官大理。爲理氏。由利貞食李。逃生爲李氏。蓋難徵矣。且唐有天下之日。隴西之外。別族尙多。其以功賜國氏者。又多至十數族。分合之由。久而淆混。雖有博識精別之士。亦將若之何哉。故嘗感歎而爲之言曰。夫人之生。體性一本也。氣形一初也。而何別異之有。然子孫之於祖考。雖若邈焉冥漠。而精神貫通。魂氣之復。胎蠶之交。感應無間焉。可誣也。是故前乎今。而億萬年不可知矣。後乎今。而億萬年亦不可知矣。不可知。則亦未之知已。而孝子曾孫之處乎其間者。必有事焉。則不可以不知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茲。溯世德之不易。蓋亦求知於孝子曾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謂知所重矣。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真入中州。是爲金國。凡百年。國朝發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十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乎。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伏節死誼。固出於性情也哉。彼其人。固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而不顧。吾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余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意。將次序其事。以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

莫有存者。簡冊無所於徵。未嘗不爲之流涕而太息也。間從將相故家。竊聞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爲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皆足以用于世。於乎。此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丈夫也。蓋以是知世祖之聖神。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彰德田君師孟。緝其先友手翰爲一卷。使余爲之序。余讀其辭而悲之。蓋其憤鬱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在此。楊弘道字淑能。淄萊人。王盤字文炳。東平人。姚樞字公茂。中書左丞。諡文獻。徒單公履字雲甫。女真人。高鳴字雄飛。太原人。張家字義夫。彰德人。趙復字仁卿。楚人。楊雲鵬字飛卿。檄舉字彥舉。關東人。不羈。詩有律。劉百熙字善甫。燕人。平玄字浩然。真定人。郭可昇字仲通。渾源人。楊果字正卿。中山人。薛玄字微之。洛陽人。曹居一字通甫。燕人。杜仁傑字善甫。濟南人。善謔。趙著字光祖。燕人。大俠。張朴字孝純。田文鼎字仲德。衍之先君子也。史噩者。其鄰人。詩文總八十五。衍師孟名。六月庚戌。西蜀虞某序。

游長春宮詩序

國朝初作大都於燕京北東。大遷民實之。燕城廢。惟淨屠老子之宮。得不毀。亦其侈麗瑰偉。有足以憑依而自久。是故迄今二十餘年。京師民物日以阜繁。而歲時游觀。尤以故城爲盛。獨所謂長春宮者。壓城西北隅。幽迥亢爽。游者或未必窮其趣。而幽人奇士。樂於臨眺。往往得意乎其間。大德八年春。集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袁伯長。宣城貢仲章。廣信劉自謙。廬陵曾益。初始得登於其宮之閣而觀之。神京雄據之勢。瞭然几席之間。於是古昔之疆理。近代之興廢。因得指而論之。信可謂奇觀者矣。嗟夫。遠蹈幽隘者。无與乎

宏達之觀。近爲世用者。何有於閒曠之適。今吾六人者。幸生明時。以得從事於斯也。然而簡書責任之所不及。迺得以其深懷遠志。一肆夫登臨覽觀之勝。豈非天與古之能賦者。其有哀樂虧成。必托歌詩以見志。茲獨不可相與諷詠。以待夫後之知者耶。况乎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解后一日之樂。固有足惜者矣。豈獨感慨於陳迹而已哉。乃以蓬萊山在何處爲韻。以齒敝而賦之。得古詩六首。別因仲章所賦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三首。稗爲一卷。謹敝而藏之。

送許世茂詩序

某嘗言於袁伯長曰。先王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杞宋文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國之亡。垂三十年。而百世禮樂之淵懿。淪落銷刻。其存無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文之興喪。信非其人之所能爲。而眇焉獨爾之緒。守諸其人者。焉可誣也。且其獨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脩其事。終其身。以俟。不自棄。亦不自獻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以其積委之久。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以爲與持深挾高之士。計數於一日。猶瞠然瞞之。亦獨何心也哉。伯長聞而解之曰。物之盛衰。迭爲消息。理則固然。昔之著見於世者。嘗盛矣。且子適當其微。而何怪其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于武昌。乃謂某曰。度德論世。同於舊者益寡。而清慎雅厚。若世茂者。又當遠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周儀之貢仲章。作詩以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者十數。互有昏因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故某作送許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斥婦囚奴之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而後之論者。乃以爲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爲言耳。蓋亦觀於水。夫安流无波。演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是。豈觀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蚤歲。卽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其幙。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三年而報使。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間。爲詩凡數百篇。而雲南諸作。尤爲世所傳誦。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然余觀其樞府所賦。迺多在於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敘曰。其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宕動人。察其意。則能深省順處。无怨尤忿厲之氣。其居鄉諸作。放曠平易。又若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歷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者。有以見其所存者。庶幾不繆於古之人矣。而徒以雲南之作。知景山者。特未盡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子。於古之人無不學。而獨慕白樂天。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脫然以自處者。殆有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而道學方力。後此而有作。余將不足以窺之也。夫景山。姓李氏。名京。河間人。鳩巢其自號也。故其詩總題曰鳩巢漫臺。虞某序。

女教書序

女教之書者。相人許獻臣之所輯錄也。古之王者。理陽教以治外。后理陰教以治內。未有無教而可以爲治者也。其教之之具。男子則王宮國都閭巷之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女子則織紵組紃之工。宗室籩豆之奠。姆師之訓。誦詩正事之聞。是也。其事則見乎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兄弟之倫。男女夫婦之別。飲

食衣服之制。冠昏喪祭之禮者矣。曰：女子處乎閨門之內。從乎人而無所專制者也。其教之也亦若是其備耶。嗚呼。盍亦觀於周南。召南之風乎。本乎后妃。達乎諸侯之夫人。大夫士之妻。以至閭巷田野之婦人。女子皆有以涵泳乎深仁美化。處乎身而發乎言者。從容動合乎禮法。此先王之盛。所以後世莫之及也。語治道者。豈有遺於此哉。先儒君子所以示吾學者。大綱細目。罔有遺軼。然猶有不能致知而力行者。言女教者。近幾絕響。自非詩禮之家。見聞之習。與夫天資之本美者。其不陷溺於流俗者。幾希。此固知治者之所憂也。獻臣之書六篇。略倣朱子小學之書類例。本之經以端其原。因乎禮以道其別。摭先儒之言。以極其理。參傳記之事。以適其變。而女事備矣。君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喪。以能喪聞。居官。以能官聞。有子。擢進士高第。爲時聞人。其成教於家者。可見矣。書豈空言云乎哉。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旣出受交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爲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脩。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士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于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輒遣使者。往卽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

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三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卽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疏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歲月先後多寡。以爲差次。此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考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員闕。而聞焉。亦暇於詢考。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則一利刀筆。一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耶。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材也。遠險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施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眚兆。情僞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慮足以及遠。辯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論。而觀其施設。悚然驚愕。以爲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而歎羨。恬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回路相贈之誼。皆爲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爲言哉。將言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爲言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詠之。亦足以見寅恭之深。導和性情之正矣。於是察所以期望之意。其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

辯矣哉。

題史乘文資陽故譜序

某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間眉山史氏之盛也。方其盛時。蓋一時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祖封王。富貴之極。東南無與並者。其稍後真定之史。際遇國朝。推其所自。大抵皆本太史佚之後云。其族三處羅。各極一時之盛。尤它族之所無也。秉文氏出其資陽故譜石刻。固亦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二百房。則散在它郡者。可推而知已。今資陽譜。惟秉文一人。以文學仕于朝。又能追求先世墳墓譜系。於故鄉溷翳之後。誠可尚也。今蜀史之在東南。嘗見興化史君葯房翁諱孝祥。則學齋祕監先生諱繩祖之令子也。興化與先蜀侯兄弟也。興化之子。以蔭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歷繩武正翁者。則通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台孫景星者。嘗歷浙東帥府掾。教官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它以儒學教授田里。及浮湛民間。尚多不及。儂數。而某不及知者亦多也。葯房家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真爲湖州人矣。嗚呼。以數千百房之子孫。而某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某外祖楊侍郎。亦眉山人。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仕宦顯著者尤多。今外祖惟存孫一人。與某兄弟同寓江西。族人甚少。因□□所題族望。益重感慨云。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先王之禮。莫嚴於事天矣。國朝大德十年。始雜采周漢唐宋儒者之說。爲壇於國南門外。曰圜丘。以祀天。嘗以大臣攝事。國有大典。禮當請命。則於是告焉。而竊聞祖宗之制。天子與后親祀天。必更服。服甚質。禮

甚簡。執事者非世族。其先祖嘗與祀事者不敢與。今道家方士之爲祀也。爲壇於其宮中。設祠具。用致上帝。治文書檄。凡鬼神之可名者。以多爲貴。用其弟子行事。盡七日。若九日乃成。然後範金爲龍形。負以玉刻符。凡二。一曰山簡。實之名山深穴。一曰水簡。卽大川沉之。曰將通信於上帝。蓋近沉瘞者云。至大四年。辛亥四月壬寅朔。有旨命大長宮道家方士。用其法爲祠。旣祠。將致其所謂簡者於天壇之山。濟水之濱。而集賢周君南翁。實受命以行。君嘗事上青宮。爲文學之臣。天子事天尊神之禮。肇見於此。其尙克敬致之於戲。禮樂之制作大備。極太平之盛典。將在今日矣。使且復命。當受釐。用漢文召賈生故事。得使對從容論說。庶幾原理之本。推致其節文之宜。而陳之也夫。

送彰德經歷韓君赴官序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爲舟車。揉之爲弧矢。屈之爲栝椽。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尙。則羣趨之。時尙黃老。則趨黃老。時尙申韓。則趨申韓。時尙儀秦。則趨儀秦。尙風節。則有黨錮。尙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尙。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尙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尙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尙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尙。而表表然出乎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爲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朝征役之常。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它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

之資。公卿之選。皆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邇者聖上嘉尚儒學。而爲儒者。或以迂緩巽懦。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尙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尙。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已。身親治之者。迺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藁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恢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諾於臺省。猶優爲之。况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繇國子生。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延祐甲寅九月辛未。虞某序。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是故有合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邊重蕃。往時朝廷歲出金繒布幣餼糧。以實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爲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爲殷富。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安。庶比於都會。仕有不次之擢。賈有不貲。

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趨之矣。邇者一旦邊警遽至，非亡則隨喪失其所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何也？人素不知義，不守法故也。延祐丁巳，真定蘇君自樞庭出，長其幙府，受命之日，不復內顧其家。廷議壯之，方是時，使往者多憚行，使蘇君計其資，非不足於美宦京師也。然毅然當隆冬，衝犯寒雪，遠出萬里，無所避，非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史按事北邊，將竟其法，或謂邊宜少寬假，蘇君持之曰：「不可，遠人素無教，漸不可長，何得以苟徇免？當使明知國法，凡爲臣子之義，後不敢犯，乃所以假之也。」予嘗聞其言而識之。鄉使後君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知分義黑白，豈至如今日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方無事時，常人鑿其利，少值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乎？」予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決矣，第觀其還報，成功于天子可也。」朝賢送之者，皆以歌詩而蜀郡虞某爲之序。

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序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許文正公初教國子，精擇名家高材者以爲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察副使白公彥隆，其人皆傑然有以表襮於世。于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旣受教國學歲久，卽以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非法之罪也。番禺李生亨入學數年，會同舍生歎者爲大常禮儀院判官，得幸今上於東宮，以生苦學薦擢爲伴讀。三年得授廣州教授，苦志敏學，在國學之日久，其所講明者，固將推以行諸一郡也。廣爲極南一大都會，昔者儒先人之轍迹，猶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大名法節具見於世者，幸毋以遠而忽之也。官成而歸，君子將有徵焉。教授勉之矣。將行之日，自大司成以下，皆有詩餞之，博士

虞某爲之序。

送廉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國朝建學之初。以許文正公爲之師。其弟子往往鉅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門者。猶藉其門得美仕。至于今不絕。國學既立。人才由此出。爲時用者相望也。然特起驟爲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盡以諸生選。而其人猶曰。吾嘗受教國學云耳。其由諸生選者。三歲一貢。凡六人。其初受官。上不過七品。今天子卽位。始特詔歲貢六人。而子官自六品以下。皆有差。於是取材甚急。責效甚嚴矣。臺臣體聖上之意。察於諸生之中。得廉生焉。以爲浙西憲司屬。生系出西方之貴族。自平章公。以英材雄略。清節重望。事世祖皇帝。得以廉爲氏。其子孫皆貴。近顯用。出入中外。天下無不知者。生之來學也。其兄今中丞公。嘗實與臺之長貳。親致天子之命焉。而生也不矜不揚。退然就列。執經問義。歲無曠日。友生服其敏。師資許其通。而生之名著矣。此臺臣所以取而用之也。然生之家世若此。則生以貴官起。人孰曰不可。今憲幕八品官耳。而君子樂道之者。以其由諸生選。而非常貢也。以臺臣之取於諸生者。前所未有也。以生之族貴。而得小官。兢兢然若弗勝。無自足之容。無不足之意也。生之行。其友皆歌以餞之。而請序於僕。僕曰。子行矣。及子之還。君子曰。是能不倍其學。以無負於教育者。則庶幾勉之哉。

送李擴序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

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卽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躡等。而始困其師長。謂無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设訾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辯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闡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

以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爲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爲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此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敘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李完赴建德總管序

國朝右武而尙功。將帥之家。以世相繼。下至部曲裨佐。無異制也。雖有卿相之貴。賢勞之著。延賞各有分限。不得而並焉。昔在世祖皇帝混一海內。布爪牙于城於內外。遐邇星列棋置。聯絡相承。定其武功。統率

之大小衆寡。以次受職。其子子孫孫。勿俾廢墜。非有大故。未有絕而不續者。蓋與國家相爲無窮者也。故後此者。非有奇勳偉伐。則未有能得與乎其間者矣。噫。國家之所以待之者。不亦重乎。國子楊思睿進曰。吾今而後知武功之所以爲重也。思睿之所論者。孝完君之領軍江海之上。竊以爲未足。乃今而後信其所得之遠且久。爲可貴也。君以金源之貴族。事武宗皇帝於潛藩。以治文書爲職事。武宗憫其勤勞。書其名。封以金璽。使樞府如而用之。皇太后及今上皇帝之在潛邸也。以君屬樞府。如武宗之旨。皇慶二年。始佩金符。長千兵於懷孟之軍。而鎮建德焉。當武宗之龍飛。一時被遇恩寵。富貴赫奕。熏灼天地者。何可勝計。可謂勝矣。然或不能自久者。物理當然耳。非上之恩意不足也。君以十餘年之後。始卽軍事於外郡。若不必爲幸。然久而傳之子孫。可以無窮。以彼視此。所得果孰爲多乎。延祐初元之三月。近臣以君入見嘉禧殿。聖上顧而念之。若曰。所佩金符故敝。何以示遠人。寵舊功。更命尙方以新製者賜之。天下之長千兵者多矣。宥府歲奏所常得者。以百十數。孰得此於盛明之朝也哉。君賢而樂善。其被遇固常異於常人也。歟。請敘其言以遺之。予曰。人材者。有國者之瑰璧重寶也。賢而樂善。誠如君侯者。其將傳所授於其後。而才能見用於顯要。無難矣。吾固將望之。豈徒曰送之云乎。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重登大寶。大命以凝。於是闢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則。迺天曆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院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粹

國朝故實之文。作爲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爲之。太師丞相答刺罕。大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隣帖木兒。奎章大學士臣忽都魯篤爾彌實。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油。奎章閣大學士大臚宗禮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朵來。並以耆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丞臣趙世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官。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執筆纂脩。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脩撰。又命禮部尙書臣巉巉。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以筆禮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以充用。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做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脩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吏牘之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號第一。祖宗勳業。且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老。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國用係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刑政之設。以輔禮樂。仁厚爲本。明慎爲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以空疏之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職旣凡。見聞非廣。或疏遠不知於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虞。諒其具藁之誠。實欲更求是正。疏略之

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始於蘇冕。續於崔鉉。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洙。續於王珪。至汪大猷。虞允文。二百年間。三脩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萬年之基。方源源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乃若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脩。重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廩餉。給之以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脩臣寮。貧冒恩私。不稱旨意。下情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張師道文藁序

蒙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時。與吳興趙公子昂爲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者言。除閩憲。幙薦者又言。所薦非爲幙府求人。也。乃自海隅。召至闕。得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爲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候諸塗。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已浸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慎重者。公在遣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至大延祐之間。趙公受知聖明。大見顯用。而公已不及。時論惜之。自公之亡。至于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爲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沒。未嘗不爲之概嘆也。今其孫炯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於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故爲序其端云。

忠史序

忠史者。番易楊玄所著也。玄之大父死於宋咸淳末。玄傷其事。不著於世。故爲是書。列夏商以來。未至宋而止。得以忠可書者。八百餘人。泰定初元。以其書來京師。國史與學省皆是之。上送于朝。有司不以聞。凡三年。不遇而歸。且行來求一言以爲識。某曰。於乎。某嘗讀橫渠張子之書。以爲事親猶事天也。著文以爲銘。嗟乎。事若亦猶是矣。孔子謂子文忠矣。未知焉得仁。而謂微子箕子比干爲仁。而不及忠也。然則非善事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而古今之言忠。或以一事自見。概可謂之忠矣。必仁也。然後無慊於斯乎。予嘗薦玄不報。心竊愧之。姑推能忠之本原。以廣其著述之意云耳。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還海東詩序

高麗於國家。有甥舅之好。是以王國得建官。擬于天朝。他屬國莫之敢也。樂明爲憲部。蓋秋官之長也。考諸故實。周有大司寇。魯亦有司寇。夫何慊乎。樂明以其君之命。請善鑿于尙方。使事之間。乃從士君子問文學以爲樂。不亦善乎。於其還也。歌詩以送之。而僕題其卷首云。昔箕子之以洪範告武王也。其疇九而政居其一焉。政之爲目八。而司寇居其一焉。範之所陳。凡開物成務之故。天人之際。事理之通。蓋無不備焉。刑也者。有國家之所至慎重者也。而僅及司寇之名者。豈無說乎。吾聞之矣。彝倫敍則九疇錫。彝值敷則天不畀之矣。彝倫敍矣。則刑復何用哉。雖然。敝夫有位。則亦有言矣。若曰。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而有是。凶害隨之。刑之措不措。良系于此乎。東方之國。有箕子之遺教在焉。而樂明又任其司寇之事。故予得以爲說而序之。

易啓蒙類編序

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義畫。程衍周經。蓋欲求乎義文。周孔之易。舍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子著易本義。多補塞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啓蒙。原圖書卦畫。而先天之說。可得而窺焉。然獨怪夫邵子程子。並生一時。居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叔子註易傳。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伯子嘗謂邵子之學。爲加倍法。後問之。則又以爲忘之矣。及聞其講風天小畜與天附地。地附天之說。迺歎曰。嚮嘗聞此於茂叔矣。噫。豈非三君子之易學。莫逆於心。而無所問辨。故無以傳聞于後世也歟。是以朱子有易學啓蒙之書者。蓋言蒙者之始求於易。不可不自此而啓其端也。某嘗竊學是書。而未之有得。及與今國子祭酒魯公同司業成均。爲學者互相發明。此書以爲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間。亦獨聞魯公以此爲意。而歎其不倦不厭也。新安程璣。以所著類編相示。則蓋取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於此者。則彙而附焉。予深嘆其知學於此也。夫立言以著書。則其辭精而約。師友之問答。則其言辨而博。精而約者。必深思而後得。辨而博者。則快然而通暢。此善學者所以讀古人之書。而便作今日耳聞者也。璣年齒方壯。其進未可量也。又安得不歎美於此乎。新安朱子之闕里也。聞其山林之間。猶有縉紳先生。黃髮之士。相與授受。使遺言絕學。猶有存者。璣固多見之已乎。某老矣。得徜徉江湖之上。尙當從璣求見其人。而授教焉。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曆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達順。蜀帥以世臣宿將。迺執狂悖阻險。爲暴潼川。杜巖宵一布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陷吾蜀以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其得不死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爲掾。

行御史臺與蜀憲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憲臺騰狀。朝廷未報也。杜生以掾進奏京師。事已卽西還。人或謂生小留。朝議必有處。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以使事來。常歸報耳。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爲。惟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慷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此望榮進之意哉。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繫也。而甘以七尺之身。自試於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御史言之。朝廷知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踴之爲杜生者。可無憾也。忠義必見用。自繫朝廷。弗繫杜生矣。僕執筆太史。若生之事。敢軼而弗書乎。非特爲鄉里之有生也。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序

國學之俊秀。與貴游久處者。歲貢八人於吏部。前四人部補令史。後四人除郡教授。其自江南來者。名雖在前。不得補吏。惟得爲教授。習俗移人。樂吏之操權而速化以爲重。不知教授之所繫不輕也。趨走以事人。與專席以講學者孰尊。尙書侍郎書一札呼而使之。與宰相命以天子之勅者孰貴。苟以爲易進取也。教授未必盡沉淪。部吏未必皆顯達。然則教授豈相薄哉。雖然。是猶以利害較也。明道先生欲取天下之賢者。聚而教之。京師其學成也。則以分教天下。一道德而同風俗。其法莫若焉。今自國家教之。而出一郡其法良是。已而其效不然者。非法之罪也。其學也。脩己之道。或未盡其仕也。治人之道。初弗知。俛俛然。徒以苟且尺寸豪末爲意。宜其不足於教授之行知。學者之有感於斯言已乎。盱江朱仁卿在上庠十餘年。師友所共愛敬。乃爲安慶教授。來求一言以爲別。某在成均時。嘗書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明其道者。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之

言也。仁卽在此。則遵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教之。勿爲新奇以取名。勿爲昏誕以徇俗。賢而知者。修此以善導之。愚不肖者。准此而砭訂之。使賢而知者。據而立。愚不肖有所化而改。敦敦篤篤。自信旣成。又力行之。三年宦成。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慎勿自薄爲也。仁卿齒業俱進。慮事甚周。巽順勤敏。其於事上。接下之密。勾稽錢穀之嚴。繕脩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爲能者。在仁卿爲餘事。故特舉所以爲教者。爲仁卿言之。噫。亦嘗言耳。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而致力焉而已耳。他非所計也。

過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爲率。若傳註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不得休。以爲常。持身以尙孝友。惇忠信。厲節義爲事。其爲文。多尙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專得從於周程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矣。此其大概也。集與舍弟。未髻齒。先君攜之避地嶺海。諸書皆先親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傅。從祖父祕監公。必使求諸鄉人教之。猶守此法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在焉。一人爲故宋樂安縣丞黃某。子同縣人也。江西帥臣黃棄疾。以臨川內附檄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國人義而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臥不至死。教其子讀春秋而已。其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治。成都人。幼時嘗及從學。滄江書塾中。宋亡。亦貧不仕。時時來與先君先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累一百言不止。先親常勗某曰。讀書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斯言猶在耳也。

於是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邛魏氏子孫。在吳都眉山。平舟楊氏在天台。或在武陵。桂芝程氏在安吉。學齋史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在安吉。集仕京師。歷年遂多。皆不能於此有所考問。而士友之至自蜀者。從而問之。則遺老舊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治壬戌。集既免先君喪。省墓吳門。而趙君茂元在焉。蓋與予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以楊氏之學論之。平舟公爲朱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必出於此。而見山公與其弟吏部公。以春秋嘗爲太學師。陳義甚正。非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亦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急於親養。乞遠方一巡徼以去。集知其情。不收以館閣薦留也。將行。求一言以敘別。念無足爲茂元言者。獨以昔者蜀人爲學之說而陳之。庶乎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老矣。茂元尙有以勗予也哉。

送熊太古詩序

昔者周公孔子之爲教。蓋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以來。其書闕軼多矣。漢儒卽所聞而輟輯之。因所言傳會之。先王制作之緒餘。賴其記載而有可知者。亦不可誣也。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發真識以廣其義。行焉而安乎其躬。道焉而信乎其人。學者得以推見三代之上。豈不盛哉。昔橫渠張子與兩程子並起一時。張子專以執禮。佐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世俗之弊。樂放律而忽檢束之常。狃見聞而失性情之正。迂鄙其行事。而莫肯從。繁厭其緒言。而不知講。於是綱淪而法斁。所由來之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獨

知憂之。因進士之設科。慨斯經之鮮學。其意遠矣。先生之子太古。承遺訓於指授。又力究之有年。儒林望之。爲日久矣。薦書來上。乃弗偶焉。非惟朝之學士大夫。縉紳先生。惜之。雖主司與僭貢之士。亦莫不共惜之也。夫學古者。言淡而意深。固不足以逞夫銜鬻之場。多識而搏援。亦不足以較夫涉獵之次。抱器善藏。夫何慊哉。於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留之。太古曰。不可。如是則有所不安者矣。故作詩以送之。其辭曰。風從閭闔興。花向上陽開。白日如逝波。遲子殊未來。兩雪載遠道。卞生獻其寶。駕之千金車。藉以五色纒。意重翻成失。棄捐將奈何。先哲猶待賈。歸哉聊永歌。

道園學古錄卷之六

在朝彙六

序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迺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圃。梨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臺之上。尊有醴。盤有蔬。肴載雜陳。勸酬交錯。飲且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闋。禽鳥翔舞。雲風低迴。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以寓斯文之至樂。而泳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而廣之。又明日。諸生之長酌酒而廣之。氣和辭暢。洋洋乎盛哉。虞某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聞久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緝錄爲卷。以貽諸好事。可覽觀焉。謹序。

贈何明之序

中山何君。以醫道行乎京師。求視病發藥者。足相踵於門。旦暮不絕。何君嘗以病緩急爲先后。不徇貴富。不棄貧賤。與藥當病。不計其貨之高下。故人多趨之。衣服幣帛貨具。至於車馬之餽。常常而至。君亦不甚經意也。國子伴讀李生。病寒熱日且久不解。衆謀可以起其疾者。咸推君焉。於是得何君治。如法良愈。生

同舍爲倒囊中餘貲以謝。君曰：子去家遠，姑俟他日。及生歸復來，又致所以謝，則又卻之曰：書生無爲事。此生思所以答何君者，來請敘其事，求歌詩於名筆，以道之。嗟夫！名與實對，義與利反。今何君之爲醫也，不區區於一簪之獲，而以活人爲心，其度越等儕遠矣。誠有其實，雖無文字之傳，猶將見稱於當世。况君子知其實而樂道其事者乎？吾知何君之道章矣。

李仲淵詩彙序

集賢直學士李君仲淵，自錄其五言詩而題之宗雅，觀其製名，則其所以自喻者，可得而知矣。五言之道，近世幾絕。數十年來，人稱涿郡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屬意盧公。然仲淵來朝廷爲學士，而盧公去世已久，獨吳興趙公深知之，至以爲上接蘇州，吳興博古通藝，精詣入神，兼古人之能事者多矣，而獨常吟諷其詩，每欲以詩人自稱，而天下亦信其誠有不可及者。迺獨推公若此，信知言哉。某嘗以爲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采隨之，其辭平和，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有大過人而不係於時者也。善夫袁伯長甫之言曰：雅頌者，朝廷之間，公卿大夫之言也。某聞之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觀宗雅者，可以觀德於當世矣夫。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揚赴零陵縣丞詩序

至治辛酉，富州周君東揚登進士第，授零陵丞。十月將之官，其州人熊君昶之尉崇仁，實予寓邑也。爲之言曰：君之行，送之者歌詩凡數百篇。天慵熊先生序之，又百餘篇。曰：本德齋詩者，州人之嘗從君者所賦也。屬某序之。夫門人弟子之於其師也，聞其議論，觀其容色，而習其傳授也久矣。其未見者，施之涖官臨

民者也。今又將親見之。則其期望視則者。宜其異於他人哉。別爲卷而表之。宜矣。某聞之。延祐初。天子慨然思見儒者之治。命執政講求取士之法。執政者退而與廷臣議焉。曰。唐家科舉之制。先朝議論常及之。蓋周人鄉舉里選之遺也。以爲可盡得天下之士乎。固不敢必。以爲不足以得天下之士乎。則昔之大賢君子。胥此焉出。其弊者。尙文之過也。今爲是舉者。本之德行。以觀其素。求之經學。以觀其實。博之以文藝。以觀其華。策之以政事。以觀其用。通此其庶幾矣。而或者以爲此四者。自古之人。據其一。已足名世。今欲兼之。不亦難乎。是不知本出一原。體用無二致也。於是天子特出睿見。獨斷而行之。其宵旰望之之志深矣。縉紳先生之言曰。吾黨之士。何以報上哉。蓋企而望之。伏而歎焉。庶乎其有以常上意矣。初君與子弟仲常同舉進士。而有司竟失君於乎。上下之屬望。豈不欲少見善治善教於天下哉。夫世之言官者。大抵各極其才智之所能至耳。未有出於學者也。今朝廷之初議若此。宜必有豪傑之士。自此出矣。然而進士之見用爲吏者。或忌之。或容之。且以積歲月進分寸者。視進士一日之易。常情固不能無忌。或曰。是儒者新進。宜於吏治有所不知。姑容之。姑容之。夫忌者。未必非進德之礪。而君子安有受容於人。而莫之恥乎。顧方屈曲睚眦。以效夫常人之所能。而未能也。略不少見儒者之效。則亦豈所望者哉。雖然。此衆人之言云耳。殆未足以知君子之所爲也。木德齋詩者。師友相與之言在焉。予故得極其說。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君子亦亮之否乎。零陵永附城也。昔我先大父開國府君。嘗守永。今餘六十年矣。豈無父老之子孫。猶識其遺治者哉。而山石之間。登覽題詠之蹟。尙多有之。周君佐理之暇。時出游以自適。或有見焉。願歸以告某也。

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棗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緝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脩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程呂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脩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脩。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概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脩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蟻蠊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脩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類。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脩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脩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

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脩。廓之以言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矣乎。惜乎。靜脩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脩。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向衰。凜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爲序。

題尹先生壽詩序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抵寒暖之節。以適其體。治甘旨之其。而備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以樂其心志。則其子孫共之矣。居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及之矣。有容焉仰之以爲表。有言焉受之以爲教。奉之而不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溫詔以問之。束帛以禮之。則縣官有司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黃髮兒齒之異。詠其耆艾康強之美。倡焉而酬之。宣焉而收之。律呂之和。金玉之相應。可以被之絃歌。施之宴享。于以推天地至和之委。于以贊國家涵煦之深。于以明鄉里風俗之厚。于以見德齒久盛之美。因以知時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尹先生伯仲之爲壽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己未之歲。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人昆弟姻戚鄉黨。將以是日爲酒饌。合樂高會以慶之。事聞京師。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福。會川之榮乎。蓋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太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而詠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然。

今日地大物衆。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田里之間。以八表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若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者。傳以爲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觀夫動植之類。蓋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以兩大。或不能以兩久。理固然矣。一以名顯於昔。一以壽著於今。而其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名顯者。見稱於聖人。見錄於傳記。以壽著者。見之詠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兩尹先生之敦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尙論者年盛德者。蓋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邸。嘗與予游。故爲之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訪使。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游者。曰。區區萬里之行。每爲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言別。蓋難爲別。亦不忍別也。請亮其懍懍之誠。幸甚。嗟夫。朝廷豈棄君於蠻夷哉。雲南之域。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廣物衆。幾比內地。常以親王重臣填之。五六十一年之間。晏不敢動。間或小不靖。非惟其人性情則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故也。且以其遠。常不知其微而慎之。每至於著而難也。聖天子在御。內外宴安。寧輟文儒於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以往者。將使其人知朝廷不鄙夷之之意。而凡仕於其地。樂邊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見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以歆羨而慕效也。幾微之旨。其亦出

諸此乎。然則君子之雅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爲是栖栖者歟。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遣使臣也。則賦皇皇者華。其辭曰。誥誥征夫。每懷靡及。及勞其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光華之意。以遺之。使下國之人。知使者之來。朝廷禮意有加於古昔。速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知。而陳之以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吳臨邛。魏氏之在吳者曰起。謂某言曰。欽惟延祐制書。周元公以次九君子者。皆從祀先聖孔子之廟。起讀而感焉。昔我曾大父文靖公。在先宋時。轉運潼川。嘗拜疏于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謚。從祀廟學。所定謚。今元純正誠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迺如其志於百年之後。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思念者。先公文靖之學。其肇復統緒。而亂離以來。其門生學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墜緒。不絕如髮。此所以朝夕兢懼。如履春冰。而憑秋濤也。昔文靖之歸臨邛。卽白鶴山築屋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及謫居靖州七年。從學者益衆。又爲鶴山書院。文靖在政府。理宗親書扁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及爲是學者。凡有遺蹟。皆立學官。我先文靖奮起西南。不後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日者。則我後之人。無所省似者。然也。今臨邛故居。莽爲茂草。而文靖之所存。且亦無幾。文靖實葬于吳。卽吳而祠之。不亦可乎。起將告于有司。上請于朝。以先人之居。分藉在己者。規以爲鶴山書院。請得與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子以爲何如。某對曰。朝廷文治日新。大夫士謂正學弗學也。若子之志。豈謂豪傑之士。將助成之。朝廷有司。固將隄

之。而天亦且相之也。昔我先大父利州府君親以丞相孫講學滄江之上。時則有若資中趙希光。昱。成都范文叔。仲輔季才。孫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章李思永。脩己。延平張子真。士俸。漢嘉薩仲章。絳陵陽程叔達。遇孫。李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從。相爲師友。而文靖公以高科顯官。亦來定交。悉去記誦詞章之習。切劘相長。以究極聖賢之旨要。吾蜀之士。盡知伊洛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揮之也。我曾大父建學簡州。文靖公爲之記曰。所謂教者。隨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達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熟玩。期不失其本心焉。我曾大父曰。子言卽予言也。其志同道合如此。子以霜降水涸之餘。知脫落凡近俗習。而歸求於此。庶其志之有成也。某雖不敏。尙願誦所聞於父兄者。以與其子弟。從事乎二家之家學。幸名世之君子。有以終教之也。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愷。伯氏之孫也。來語某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嘗序其事。以啓羣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爲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歆慕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旣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

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歌。以爲一代之盛美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世。物有盛而異者焉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而樂道之。况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瑞嘉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遡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某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送魯遠序

秦定乙丑秋。南陽先生字朮魯公。拜汴省郎中。其子遠自京師往省。來徵言焉。謹告之曰。古今學者。苟有志於斯文。則必贏糧治笈。遠親戚。去鄉井。求明師而從之。道途不敢計遠近。歲月不敢論久速。期於業成而後已。猶有遇不遇之不可必焉。蓋亦勞且難矣。今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不待出勤於外。傳觀瞻傲。則不必近越乎戶限。何其幸與。昔予與公並於成均也。日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誨之。更互倡和。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不極於至當不止也。當是時。豈惟學者有所啓發。雖以區區之不敏。亦得其退過進不及之助焉。然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以知吾子之歸求而有餘也。夫識察於動容周旋之間。考析於言語文字之表。視則之法也。慎之於日用常行之微。徵之以前言往行之實。用力之地也。以是事親。日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分焉。所以歸求者如此。吾子勉之。

吳張高風圖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掌教玄應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盡出真人家世鄉里。苦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真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倣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真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以門生兒子。卽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真人深居至靜。自中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簿。唯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卽命迴車。蓋不唯不以爲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真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屨。戴臺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膝。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闈人曰。真大道張真人。上謁吳學士。闈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脩實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真人何來。真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而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以傳觀。而托僕敘其事如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吳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蘊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爲要。有志於慎獨。

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人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真人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真知歸求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爲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橫渠其精思力踐殆有自耶。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送翰林編脩王在中奉祠西嶽序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也。同館之士爲賦詩以餞之。多道祈年之事者。侍講曹公序之曰。古者天子有事四岳。蓋考制度一風俗焉。望秩其一也。今歲遣使禮祠脩時事。必曰祈也。將神明可以干福乎。或者疑二說之同異。而問諸某某曰。皆是也。史館諸君子誠見皇上處太平之盛。據中和之會。然猶宵衣旰食。思致斯民。不忍一夫不獲。彼其澤者。是以四方水旱之沴。有司不敢伏。宰相不敢忽也。必以聞而拯之。此所以偏舉於祈年也。蓋仁之事也。曾公嘗位大宗伯。爲朝廷大儒老臣。深練治道。知夫奇袤之萌。乘上意所鄉。矯誣禳禱之方。紛然日至。以蠹財而燬聽。殆不勝言。故深憂之。而爲是端本之言者。智之事也。思兼仁智之說。其使者之道已乎。夫祠使之遣。自中統至元以來。五六十年矣。民間習聞之。方獻歲發春。吏民必盼盼然望之曰。天子之使其將至乎。庶幾有以撫吾人也。祠事畢。使者宜止車褰帷。慰問父老。以宣上德意。而察其隱微鬱塞。以待顧問之萬一。豈非其事乎。且井雍之境。素以勤儉善年。而比以歉告。有不忍聞者。凡所以佐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容有未盡知者。可咨詢而得之乎。吾蜀以罹兵之久。山谷故郡縣之地。多閒田。敏蕪四方之民。趨而至者。以萬萬計。宜及此時。節制均定。以輯撫之。使善良有所養。而強黠有所檢。以爲他日之慮。久遠之計。亦有說乎。凡此之類。皆仁智兼盡之意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行。而

有待於在中。又有徵於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孔林廟學新設管勾簡西碧之任詩序

昔者禮樂之器。魯蓋備有之。是以聖人於老聃有問焉。於師襄有問焉。始仕於魯。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問焉。當是時。雖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尚執其藝事。而不敢廢也。故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明器物事爲之有可徵也。去古益遠。雖有司之末。亦亡絕無餘矣。而猶欲以爲非君子之所重可乎。成均管設管勾。主廟學禮器祭衣之屬。致和之元。孔林亦放而設。是以吾簡君始爲之。君子善官守之復古。而選擇之得人也。多賦詩遺之。而求予序焉。乃爲之言曰。嗚呼。聖帝明王之制作。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夫子之所刪定。贊述而存者。而所謂器物事爲者。亦其具也。前三十年。導江張達善氏。嘗爲孔林之師。固嘗發明斯道之大。以迪其人矣。所謂器物事爲者。初不廢也。今簡君往治其有司之事。尚善其職守。則君子又將因夫器物事爲之存者而徵焉。道固不外是也。或因本而及末。或卽粗而得精。沿邇並行不悖。不亦可乎。張先生。吾蜀人。某外祖氏之門人也。簡亦吾蜀人。故得盡吾言焉。而非私也。

隴右王汪氏世家勳德祿序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爲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二世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爲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闕端以自歸。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爲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資

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已八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職。餘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卹有制。詔世次具譜牒。行事歲月。則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錄刻模。以傳于世。諗諸太史。太史虞某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融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爲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固以爲汪氏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歲運江南粟。以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獻策航海。道使以疾。久之。人益得善道。于今五十年。運積至數百萬石。以爲常。京師官府衆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算數。而食有餘賈。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曆二年。漕吏或自用。不聽舟師計。趨發遠風信。舟出洋。已有告敗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七十萬。天子憫之。復溺者家。至載之明詔。廷臣恐懼。思所以答上意。或曰。有神曰。天妃廟食海上。舟師委輸。吏必禱焉。有奇應。將祀事。有弗虔者。與宜往祠。有勅翰林直學士本雅實理。藝文太監宋本。其行嗚呼。二公能導上意。致誠敬。已事而竣。周覽其形勢風俗。而觀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言者乎。往年某嘗適吳。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曰。富家大舟。受粟多。得傭直甚厚。半實以私貨。取利尤夥。器壯而人敏。常善達。有不願者。若中產之家。輒賄吏求免。宛轉期迫。輒執畸貧而使之。舟惡。吏人賂其傭直。工徒用器食。卒取具。授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輒敗。蓋其罪有所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近歲大農以乏用告。

會議廷中各陳裕財之說有獻議曰國家方取江南用兵資糧悉出於中原而民力不至乏絕及盡得宋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日輸月運無有窮已而國計弗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惰農故也且京師之東在葦之澤賓海而南者廣袤相乘可千數百里潮淤肥沃實甚宜稻用浙閩隄圩之法則皆良田也宜使清強有智術之吏稍寬假之量給牛種農具召募耕者而素部分之期成功而後稅因重其吏秩以爲之長又可收游惰弭盜賊而彊實畿甸之東鄙如此則其便宜又不止如海運者奈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以耕盡地而取而使之歲蹈不測之淵於無窮乎時宰以爲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對未嘗一日去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爲名法從參預國事而學士嘗以使指出南詔西南降蠻夷部落所謂大小徹里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其從者數十人俱無一兵之財之費二公之重且賢如此旨意其有所在乎不然禱祠之官豈無其人而以屬之二公乎故同朝皆爲之賦詩而某爲之序

詔使禱雨詩序

陝右比歲以旱饑告縣官出粟與財省賦已責以振之而不能揅力田者布種於土而曠燥弗生貨幣並竭商賈去歲國家有大正於逋誥宿愆守者迷去效之宜神怒人怨天不悔禍及計窮歸服而吾民之病日深矣居者瘠殍行者道殣存者十二三天子爲選大吏治行省臺出大農之帑鉅萬者數而雨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行省臺之臣使人入告于朝曰天子幸念疲甿使臣等奉宣德意既竭駑鈍靡神不舉而靈貺弗臻意旨天子使專使持玉幣以禮其山川庶有濟乎宰相卽日以聞天子愀然以興曰孰能稱朕使者於是翰林直學士普顏實立以誠懇精敏將命直指乃四月己亥受旨幄殿陰雲低回臍壘孔邇學

士乃召驛傳。謹齋戒。不留宿于家。乙卯祀西獄。五月丁巳朔。雲電雷雨大作。辛酉。與行省臺臣共禱于城中之羣祀。壬戌。與左丞亦憐真禱於太一元君廟。卽大雨。其日又詣高山太白峽靈湫廟。湫在絕頂。峽隘石險。炎暍喘汗。牽掖僅至。親致上命。下卽祠宮。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蕪不治。牆毀瓦墮。爰歆無所。祠者俟命門下。上無庇蓋。踟躕中夜。並見雲興于湫。頃而滲合。明日又禱。大澍連日。於是東自陝州。西至鳳翔。南達興元。北暨鞏昌。皆來告足。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臘蠻神之廟。雅臘蠻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關中者。移祀於此。云旣祠。又雨。丁丑。祀西鎮之吳嶽。亦雨。竣事乃還。而隴陝之間。田苗淳興。瓜蔓有實。稍有廬處而守者。下車詢咨。則曰。宿種在土。得雨始萌。壅埴日滋。是以怒長。苗秀且實。而瓜猷可食矣。由是疾疫頓愈。而流移未遠者。漸克來歸。七月辛酉。復命于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以其副致國史。予得而觀焉。嗚呼。天豈不念斯民哉。彼旱饑至於斯極者。誰實爲之。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命之謹。而效應如此。逆順誠僞之辨。可不察乎。故備書之。與吾黨之士詠歌焉。

國子監學題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置國子監學。以孔子之道。教近侍國人子弟。公卿大夫士之子。俊秀之士。其書易詩春秋禮記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說則周程張朱氏之傳也。監有祭酒一人。比立監。先置此官。許文正公衡首爲之。司業二人。監丞一人。後又置典簿一人。治文書金穀。學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後增置六人。其下設正二人。錄二人。司樂一人。典籍二人。管勾一人。以高第弟子充。秩滿則官之。弟子員今五百六十人。天曆二人。始克追考祭酒。至助教姓名歲月刻石來者尙繼之。俾後有所徵。三月甲子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顛顛昂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以資服乘也。醴泉朱草。非所以適飢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川爲之春涵。草木爲之玉潤。蓋天生神物。稟乎冲和之至。自然有所嚮達。無所事乎用力也。今平章全公。名臣世家。高情雅節。至正而不厲。至明而不察。達乎事物之變。而不屑於言。究乎天人之繼。而不滯於迹。淵乎其有道。充乎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而不事於小。施幾古之所謂杜德機者乎。江右有水旱之菑。民力竭矣。天子慨然。輟公於親密之地。以往填之。吾民其庶幾乎。豫章之流湯湯。匡廬之雲蒼蒼。公超然有意於其間乎。君子來朝。其旂旆旆。鸞聲噦噦。請得與都人士共候焉。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爲清華高簡。予與今禮部康公子山。尙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人爲之僚。道濟以文學署掾。一時雍容蕭散。非特人羨之。諸君子亦自以爲樂也。未年歲間。各遷官散去。掾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夷陵幕。來徵文爲別。吾聞州小而地僻。民淳而事少。魚米筍菜。可以奉甘旨。江雲峽雨。可以極游覽。蓋樂不在館閣之下。昔予之鄉先生六一公。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而徧閱之。於是周知情僞。備案姦利。謬欺之故。悵然以爲深感。後公爲政治郡。輒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尹開封。清簡平易。乃有過於包公者。則夷陵閱牘之功。有以增益之也。天下未見書。莫盛於東觀。道濟旣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固其職。尙毋鄙其事。而盡心焉。鄉先生之芳躅。不亦可庶幾乎。

送達溥化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臺諫可言之。行者或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以盡心焉。非其位不得言。得其位或不足於言。故世以爲難也。兼善以先朝進士第一人。事今上天子于奎章之閣。一日。輟以爲行臺御史。此所謂得言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小而急者。驟言之。大而緩者。深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南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用不給者乎。吾意兼善受命之日。念故已在此矣。醫之爲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具矣。而病家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盡其技。聖天子在上。視民如傷。當寧以思無言不從。無諫不入。兼善在閣下期夕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旒黻之下。非兼善吾誰望乎。諸賢賦詩贈之。虞集爲之序。

送進士劉楨序

今歲吾蜀與計偕者五士。皆以鄉里來見。旣退。坐客有留爲予言者曰。五士皆美才。如木向春。唯年最少者二人。差後。然皆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陰德。予漫聽之。不以爲意。及南宮奏進士名。果三人先登。次二坐者。昌州劉楨。維周也。及登第。始克問其鄉里氏族家世。父兄所治業。乃知劉氏世春秋學。避兵瀘州。因家焉。鄉人爲言劉氏之遷瀘。二十餘口。及避兵。唯字德甫者獨存。有子女三人。城破。子女俱失。久之。得其二子。德甫夫婦念其一女尤切。次于善卿。思解其親憂。行四方求之。知爲楊將所得。又轉之文。文豪虐。百計不可得。無以悅親心。不遑寧處。善卿子偶至成都。聞文亡家析。其姑適同俘者。敘南程復元。有子矣。悉所將貲。竭衣裝。盡購得以還。至家。善卿問曰。成都知姑氏音問否。且對以文亡適程狀。曰。何不購以歸。曰。

皆至矣。善卿大悅。德甫歿矣。未及見之。諒以子孫能奉己爲愜。今程氏夫婦偕其子俱養善卿家。衣食如一。中外無間言。善卿子卽楨也。進士來見者。首張岡于高。次者楨。次者支謂興。文舉。次則李珍彥博。令狐子仁彥安也。或言維周得姑氏歸。與其父對答。殊顧范丞相麥舟也。意欲予書之。予不敢靳予言也。故且載如此。詠歌而傳之。則在能賦之士大夫君子矣。至順庚午閏七月二十八日書。

陳雲嶠省親詩序

夫神駿之馬。可以一日千里。而不可從容鸞和於交衢之舞。寬博之衣。可以揖讓升降。而不可舊揚干戈於戰陳之交。隨其所遇。而周於用者。世常難其材焉。泗人陳君新甫。以名將相家。遭逢盛明廣大之日。其婚姻皆衛霍金張之門。其交游兼嬰布臯乘之屬。散萬金於一釀。而不爲泰。待千乘之卿。以長揖。而不爲放。此其人豈屑屑錐刀之末。求譽於鄉原。局局於啣壓之間。而效用於軌轍者哉。宜乎一出。而受知仁廟。驟命以三品之貴。而不屑也。旣而草儀前殿。贊禮明廷。俯仰進退。郁郁乎有文。是以英皇肇行。鹵簿旣閑。習於繇絕之初。皇上親祠太室。妙對揚於顧問之頃。博問合禮之士。無以加焉。世所謂難其材者。新甫其兼之矣乎。吾嘗見其退食也。琴書在前。寄逸興於篇翰。其屢空也。賓客散去。無悔志於當時。其孝於親也。出乎天性。方承顏於膝下。母命之仕。則仕。從事於朝廷。母思其歸。則歸。其去就之決。又有如此者。同朝之士。喜其歸省之及時。惜其投簪而蹇遠。作詩以餞之。吾聞新甫之在維揚也。東渡大江。得佳山水。於常潤之間。登高丘而望滄海。見其所謂雲嶠者。眇然乎虛明浩蕩之外。將無乘風而長往乎。太夫人年高。新甫方強仕。願敦孝弟之道。以成忠厚之德。吾占諸易。得漸之上九。鴻漸于遠。其羽可用爲儀。吉。新甫尙翩翩。

而來朝哉。

宣城貢先生慶八十詩序

宣城貢先生年八十之歲。親戚鄉黨郡縣長吏。部使者咸往慶樂之。中朝公卿學士大夫。嘗與其季仲章同朝者。聞而咨羨焉。爲文章歌詩。以授其子師正。俾歸以爲先生壽。而集題辭焉。夫古之人所以尊夫高年者。詩書琴瑟。足以相其德。衣裳鼎俎。足以奉其體。子孫賓客。足以樂其志。遭時昇平。耳目不接於拂膺之境。則爲全美焉。而先生皆兼有之。誠所謂人瑞者乎。昔者西都諸儒。申公伏生。皆八九十。至於百歲。而浮丘伯。或者又謂其得仙道。壽蓋不知其紀也。貢氏明經世家也。爲申爲伏爲浮丘。固其宜哉。

送甘以禮詩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以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歿焉。卽葬於其郡之江上。內附國朝以來。諸叔相繼淪謝。獨先參政郡公北還。規往迎遷。率以事阻。歲時嘗遣子弟門人往省。後先公老。猶恆以此爲念。集仕于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敢忘也。泰定中。甘君以禮。有交游之舊。適調端幕府。集以情告焉。以禮旣下車。期月之間。政以敏辦。乃率其僚與縣吏。以暇日。卽吾壠而問焉。則樵牧洊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訊故老。而得其實。伐木表其處。曰虞通判墓。置守冢一戶。俾食度舟之利。以圖永久。且將祀諸學官。而秩滿歸矣。武夷詹君景仁。僉憲廣東。行部至端。申理其事。大抵皆以禮之遺也。集家本雍蜀。兵火以來。墳墓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掃不能歲至。先惠州之墓。乃蒙以禮高義如此。其感激何可忘耶。以禮調官京師。僅取便家一筥庫。以去。集備位班行。知以禮之材賢。而不能薦。感以禮之恩。而不能報。於中心實

有愧焉。故直敘其事以識別。乃若若區區之心。尙或自見於他日乎。

曾魯公世家盛事集後序

聞故史臣曰。宋昭陵時。韓魏公與曾魯公同爲相。歐陽公參知政事。韓公於法令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材。則問歐陽公。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噫。何其盛也。然則不治者。其由於不奉法循理也歟。古之人所謂豈弟君子者。蓋以爲有盛德備福之人。則可以爲治世者也。至順三年十月。曾公之裔孫香山令淳。來京師。以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氏衣冠盛事一卷。來相見。曰。東都之事備矣。而南渡後。若乾道宰相慶元。倫魁以下。蓋略焉。將敘而錄之。鄉先生傅季謨甫。謂淳曰。雖虞氏之在史官者。宜請敘之。是以來告。集惟先忠肅公。實與相國同事阜陵。有同朝之好。不敢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莆田陳衆仲。慶曆從官。故家。今爲國學官。嘗爲余言。至元時。有御史按事過泉州。問曾氏家廟所在。而敬拜焉。初。內附族人驚。不知所爲。御史乃徐言。族人。我魯公諸孫之留居鄭州者也。出譜牒。敘昭穆。與族人昆弟父兄相對。愴然泣下。隨至白石村拜墓。驩會一月。乃去。惜不記御史名。予從弟弦。至治中。宰管城。知有曾氏墳墓在其境。亦不知御史何人。淳行求之。以見諸譜。可也。烏呼。前朝世家子孫。至于今。淪落盡矣。淳言曾氏猶數十房。淳雖遠仕南海上。然去鄉不遠。惓惓以先世遺事泯歿爲懼。而輯錄之。忠厚之澤。於此蓋可見矣。後之人尙鑒茲哉。

禁扁序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參議。魯國王文康公之次子也。世祖皇帝。旣取宋淮南。忠武王還奏。留董忠

獻公鎮綏江南。時文康公以翰林應奉文字。使董公軍中。因謂董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略備。不及今上送朝廷。懼將散軼。不可復得。關係甚重也。董公奇其言。悉錄中祕外府圖書。運舸致之京師。而屬文康公護之。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甚。韙二公所爲也。于後文康公揚歷臺省。賓客門人。一時文學之選。皆在。是以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以彊記博學稱於時。自紈綺之習。固無與斯事。而寒雋視之。更興寡陋之嘆矣。禁扁之書。在史館暇日所編。號爲詳贍。而他著述尙多也。繼志年富力彊。好親師友。則所學又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送趙茂元歸鄉序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輩凋謝。流風餘韻。其或在寡矣。眉山趙君茂元。自其大父王大父。世以春秋掇危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世。與同郡楊氏。史氏。程氏。冢氏。門戶相望。互爲婚姻。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間。郁郁乎故鄉近古之意也。內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祿薄爲嫌。意氣濯如也。藹如也。至治壬戌。予適吳。將卽遣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召還史館。未及有所訪問。獨茂元方爲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悼亡之戚。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閩中一巡。徼以去。曰。親老矣。急於養焉。又匆匆以別。噫。予終無以廣其寡陋也乎。前年被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絕。諸君子緒言。不少見於故府。聞茂元得其曾外祖平舟楊公遺文。將從官下。并其家集刻之。此志誠忠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有傳者。錄以上送。其於補塞闕達。不亦美哉。敢書此以爲別。

道園學古錄卷之七

在朝藁七

記

西山書院記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偉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爲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之。上嘗覽觀焉。昔宋臣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旣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

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材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爲道揆。况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鶴山書院記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己。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徼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及旣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爲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

者。臨邛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僞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父實塋於吳先廬在焉。願規爲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秦定甲子之秋。迺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上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爲。鑑書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曾孫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爲學。卽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門相尙。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考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抵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彌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於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

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悲夫。臣之曾大父。實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書以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己未進士高第。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大師。封秦國公。諡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先生云。十二月丁未。具官臣虞集奉勅謹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爲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翼之不敏。假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爲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末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爲教者。而末之能爲也。然而繕其旣稟。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願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貲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爲學之要。本末始終。豪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况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之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爲之者。常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二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

若增石闢。繕郡治。非必當爲者。不爲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擾。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牢某。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怯烈。察之如章。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象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柴君番禺人。其父師。雙峯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尊經閣記

寧州西南二百里。脩水出焉。世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諱巖起君。嘗築進齋以讀書。司刑使者。察其勤。爲著之記。後四十年。齋燬于兵。又三十年。其孫天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客有過而嘆之。爲之言曰。是其爲處也。山發春以獻秀。水涵秋而致清。懸崖飛流出其右。長秋古樹列其側。擇其名之攸當。未可以僂數。慨獨念其先世之所尙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予乃言曰。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度之乎。將始爲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於尊。而常尊者。聖人之心之所著也。聖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知。以知變化之本。極經綸之妙。吾心之運量。又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心之大而尊之者乎。由其道以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今天子以獨斷黜吏議。貶虛文。一以經學取士。士大夫言學者。非程子朱子之說不道也。上下尊經之事。蓋如此。故竊以爲必有通乎聖人之心。以達聖人之道者。出乎其間。觀乎尊經之有閣。得不重感於予心乎。吾聞豫章之境。有高山深林。稍與世俗相遠者。古學之士。多峨冠博衣。深隱乎其中。將必有爲師君言之者。後有知言之君子。將卽斯閣而求之。天麟字勝瑞。今爲同知吉水州事云。

王先生祠堂記

許人有祠其鄉先生于學宮之傍曰王先生諱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經童第二人既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來許許人以爲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百人經先生口授經者今且老猶歷歷成誦其爲人豈弟敦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捄問無間貴賤許人化之至元甲戌先生年八十而卒明年其配錢夫人卒無後門人劉世安張居禮郝守寧等葬諸姚范之村而私以時祀之惟先生之田廬有司不忍收也而又不可以久大德甲辰請于河南之會府以其宅爲長社縣學立禮殿講堂賦其田以爲廩餼守寧曰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沒而可祭則祭之柰何使先生泯而弗祀方先生來許時環許之人日戒于兵恬然寧許人以學者先生之賜也今門人盡矣獨守寧在守寧而不盡其情誰當盡其情哉至大戊申與其同志築屋於學以奉先生遺像於是縣長吏學官諸生以春秋釋奠先聖之明日送祠之歲會田入三之一以具祀事請刻石使來者有考焉嗚呼於是中原文獻淪喪隊軼者且百數十年而幸有能誦詩讀書傳諸其人以待後之學者其功詎可忘也况許人之息游于斯者皆其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其聲容而感其志氣之所存能無有以係其思者乎迺作詩遺之使歌以具祠詩曰

載除我宮我宮爲堂聖神斯來享誰其從之有合匪彼鄉昔居允臧諷言嗶嗶金石之揚人用不忘卽祠于次有醴有馝取具孔類自許多士多士孫子奉茲永世

小孤山新修一柱峯亭記

延祐五年。某以聖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興懷。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懷感慨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廓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於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石級盤旋以上。盤結堅縝。闌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二年。而守者弗虔。日就圯毀。聚足以涉顛覆。是懼至牧羊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令咸在。亦爲赧然愧。赧然怒。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慙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肅。某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土也。吾爲子新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以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凌衝激。八面交至。終不爲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茲峯。其孰足以當之也耶。新亭崢嶸。在吾目中矣。子當爲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爲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真定人。仕朝廷數十年。歷爲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以直道剛氣自持。頗爲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足。侯不屑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爲人矣。且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其當爲。卽以爲己任。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爲無疑矣。

致慙亭記

古者之祭於廟也。取其深廣靜密。將以聚精神而致感焉。亭云者。升高望遠則可已。非祭之所也。然祭之先。則必致其忠。致其思。則或於亭焉可也。在平梁君潤之。爲亭於其先塋之右。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祀。

蓋以寓其孝思之不忘也。集賢學士宋公渤名之曰致愨。取祭義之文云。君之第七子宜來。求予文以爲記。蓋嘗聞之。孝子於其親也。蓋無所不致其思焉。況其遺骸之所托。松柏翳如。霜露時至。於是乎企而望之。則必有無窮之感焉。是固非祭所也。先祭而思焉。莫著於斯矣。然則名之爲致愨。不亦可乎。宜進士高科。有位於朝矣。於法。君當得封。循而進焉。爲士。爲大夫。爲卿。爲公。古之廟制。可考而用之矣。且君之父子。講乎詩書之藝。明乎禮法之辯。將能祭之以禮。爲其所得爲。麗牲有石。尙能爲君銘之。使鄉之人有所取則也。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在平梁生爲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鬱成林。爲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爲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況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惜也。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衍溫厚。故其爲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

得其次祔葬。歲時上塚，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某親，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某親之子，孰爲某親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拳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甫。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知還齋記

相國李秦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名之曰知還。而命某記之。某對曰：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慮周天下，則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高明廣大之居，以佚其身，休其氣息，其聰明之用，以待事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而竊嘗觀盛德於下風矣。初天子之在淵潛也，公以仁義爲之師，處憂患於危疑之日，而不爲動，決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爲懼。挈宗社於大安之地，而不爲矜。神閒意定，若初無爲乎其間。及天子卽位，公以舊學爲之相，大綱細目，疏治條理，不紊不遺。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與天子坐論道德，治乎無爲，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夫居以厚其養哉。顧迺因方丈之室，托微物以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然之意者，其憂深思遠之故，某何足以知之。雖然，公命也，某不敢辭。迺爲之記曰：朝出乎喬林，而夕返乎一枝者，衆鳥也。故隱民遠士，得以寄輿而自喻，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出，其進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以爲進退者，庶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以身係天下之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於此，是豈以功名富貴易其心者哉。某以是知易道之所以貴夫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鄱陽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斲必純澤。構締必堅纘。曲執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斁。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其自佚。方挈挈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使某爲之記。某何足以知之。嘗試卽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嚮明。內外之辯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噉噉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粲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繹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窳郤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某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鄱爲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爲比。而又以文雅相尙。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夸者已張。警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某又安敢不爲之記也。惜乎某之不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某歲。成以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某記。

克復堂記

克己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

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絕於胸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意亦微矣。嚮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迺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子之所甚懼。而且莫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旣嘉其慕尙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寘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爲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以記之。某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若勳業事功。昭著伐越。見聞可考。知者不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往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間有僭竊者。崛起撓搶於其間。非降卽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穠茂。滋味之腴盛。貨利聲色之殷阜。精麗自東南言。纖靡者。莫或過之。是以婚姻喪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恆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

女兒子。往往習誦讀。知古今。以孝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衆指目之。詈斥之。以爲風。嗟夫。使其人所以易爲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惟其數然也。理若是矣。國家將啓南服。獨先受兵。芟夷剗刮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復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旣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以子孫衆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世祖皇帝。特命筦庫保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篤。君子以爲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二子歷仕將顯要。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鄂渚。風引之入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世祖以之北來。然不願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之父史先生。駱公之甥也。胡君嘗以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以進士爲之請。某亦蜀人也。故爲之屬筆以記。不敢辭。後有以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尚有徵於予言也。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沛人有尉善其職。其父老愛之。願刻姓名于石。以示遠久。國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衝。出我沛邦。我任我載。唯尉之從。力用不窮。歲饑有盜。尉制之有道。田則有蝗。尉除之有方。泗漢患水。防隄善圯。尉將役人。如視妻子。民有無告。尉繕其屋。有繫在獄。尉哺之粟。顧瞻學宮。迺牖迺墉。釋其弓刀。揖遜有容。復之言曰。尉嘗學于濟南李昌道先生。故知愛人之說。其父奉使平陽。罹地震之禍。尉以恩得官。故能感憤自樹立也。嗟夫。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而及乎民者如此。自昔沛以勇宕爲俗。今父老獨不

忘於一尉之善者。又如此。且世之豪民狂吏。以動搖劫持爲能。視一秩滿尉何有。此乃以終愛聞。不亦參善夫。使尉益自勵。所至不倦。雖古循吏。何以過之。有司用材者。能無考於斯乎。尉姓李。名茂。字廷實。德州齊河人。初爲濮州觀城尉。遷沛尉。父老曰張仲昂。

天爵堂記

饒國吳公。以其子女德真人之貴。推恩錫爵。以老子家。乃築堂以居。名之曰天爵。以某游於玄德也。來求文以記之。某謹爲之記曰。善夫戴帥初氏之言曰。方番易盛時。朱紫組印。人無寧蹤。而公處之恬然。及今驅馳之事盡息。而公憇然如昨日也。論其立志。概可見矣。况又使其子爲道家。曾不以淡泊爲慮。此其初寧有一毫富貴之心哉。及其老也。適能卽家建國。與其夫人偕老而康寧。備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公之所致。夸一時榮一鄉有餘矣。而方名堂以天爵而自見。則公之所以致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夫。方今天下之盛。仕者以千萬計。挈挈然進取是務。且莫不足於心。不得一日寧其身。如公之萬一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去豈遽遐邈也。夫莫之爲而爲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必盡。不足以及之也。然而略不能以自信者。升天爵之堂。而觀吳公之德。其所勸不旣多已乎。雖然。玄德以清靜爲宗。而能奉其親以榮耀天子之賜也。亦天所以成其孝也。公非有求於時也。居有貴富而不辭。天也。亦教忠之效也。無營也。而至貴者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焉。然則惟公之所自居者。爲天爵乎。千乘之國。耆頤之壽。何莫非天者。猗歟盛矣。

劉正奉塑記

至元七年。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像。以開教於天下。求奇工爲之。得劉正奉於黃冠師。正奉先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非一。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爲絕藝。凡兩都名利。有塑土範金。搏換爲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無與比者。由是上兩賜宮女爲之妻。又命以官長其屬。迨今四十餘年。凡行幸無所不從。今上皇帝尤重象教。嘗勅正奉。非有旨。不許擅爲人造它神象者。其見貴異如此。將作院經歷洛陽田君。博物君子也。嘗謂予言。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點馮道頤。始作東嶽廟于宮之東。謀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以稱吾祠。且正奉嘗從吾徒游。將無靳乎。卽詣正奉言之。正奉以前勅未之許也。是時廟未成。民間以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甚顯灼。馮去後。正奉果悅。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爲之禱。乃起。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爲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疾良已。會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象。旣而疾大安。又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象。而佐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助者。延祐四年春。予游長春。因卽而觀焉。凡廊廡時共稱好者。皆市井物怪情狀。蓋易以悅人。及仰瞻仁聖帝。巍巍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以名者。予尤愛其盛服立侍。侃侃若不勝憂。深思遠之至者。乃歎曰。蓮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欲遣侍臣象。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祕書圖畫。見唐魏徵象。乃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異哉。非直藝矣。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中侍。四丞相。兩介士。其西炳靈公。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士。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其間也。長春之白雲觀。金人汾王先生十一曜。奇妙爲世所稱道。今遂配之。略不可優劣也。予所見。又有上都三皇廟。尤古粹。造意得三

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造也。而梵佛多祕不得觀。予嘗讀張彥遠名畫記。錄兩京寺觀祠宇。畫者數十人。塑者一二耳。計其運神之妙。致思之精。心手相應。二者略無彼此。而傳世多少懸絕如此。良由畫可傳玩。模榻久遠。塑者滯一處。好事識者。或不得而覽觀。使精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慨也。故田君請著爲劉正奉塑記。正奉名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其象。昔人嘗爲之。至正奉尤極好搏丸。又曰脫活。京師人語如此。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在朝藁八

記

新昌州重修儒學宣聖廟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京師者曰前百丈縣尹張質夫以其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曆始縣令以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寧麟陳才會淵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南內附之初鄰境寇起遂以湮廢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殿有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門爲重屋講誦之堂曰仰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漢梅南昌福以下凡二十餘人後二年縣陞爲州廟學如故泰定乙丑前守夏侯質孫以詔書增設從祀九儒象登廟前池架梁以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今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屋宇庫陋湫隘嘆曰吾州亦子男之邦矣歲時有事於夫子尊俎籩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容接武於戶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眡諸學廩歲爲粟千石曰是固可以有爲也乃節冗費究宿弊以圖新之易旁近民間地以廣其宮而後衡縮端直凡八十丈屋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門階城唐甃廉纈高固一與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矣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民與儒家者無所勞費以三年五月告成謂邦侯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參政雍公嘗

分教於瑞州。新昌之士。固嘗承乎下風矣。不遠數千里。願子有述焉。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彬然以文學進用。至於卿大夫者。代有人焉。聖元以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大以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廣居。以安其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興乎。某乃爲之言曰。古之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禮焉。非廟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人配。而廟食於學宮。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日。以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於學也。然而道統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間。誠其道也。不敢不俛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以妄用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焉。所繫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爲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道。必欲撤而改之。使得以反求爲己之實。愛世之意深矣。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常是時。固以先儒之憂爲憂。而爲之制曰。詢孝弟於所居之鄉。以觀其行之力。考學問於所治之經。以見其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之文。察舉措於論事之要。求之之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嘆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偶於有司。或褒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說。得失之故。非直其人之所遭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某懼夫學者。無以自致於道。質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以內聖外王之說。而教其人焉。某固不敢以一言概之也。趙侯字仲義。亳社人。起身江西。幙府。連治縣。有聲。今以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善政。督工者。學正蕭燦。訓導劉天桂。直學張志道。胡謙。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調共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事者。或寡矣。而舞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故時之仕者。番獄訟。時賦役。慎保守。不大得罪於民。則已爲難矣。豈復有爲治之具。而況於教乎。若夫以儒人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有聞。於學實未有得。蒙其名以進。一旦莅事。不闕葺鹵莽。以取謬悠之譏。則反睢盱恣且竊。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毫末之得。而不恥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况侯。肩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帥方伯。取以爲掾。持法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稍遷鹽筴筦庫。乃能從容爲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不細也。泰定末。爲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世法令之所得爲。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強民素爲長吏。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循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帥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僞。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親戚之情矣。輒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詩。身爲之諷詠。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爲深恥。縣學弊。侯率儒家者更脩之。曰。善爲之。吾不以它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曰。有公上之供。以待汝修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合邑之境。民聚爲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教養之舍。或略倣於縣學。則又爲義倉。以附其旁。寬爲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肖也。卽邑南三里有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方子講學之故處也。先生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

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沒於人。侯日退食。卽其處。理泉石。斬荆棘。徘徊詠嘆。若將見乎其人者。待其遺文數篇。民間稍與學者。誦說之。於是昔之願脩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成侯之志。侯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爲之。乃作室。象夫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師弟子。門垣庖湑。以次庀工。經始於天曆二年二月。八月日成。理侵沒之田而得之。收其入以爲養。率其僚吏諸生。舍采落成。郡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趨之。闔帥上其事。請列爲學官。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予迺爲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歎曰。吾道南矣。宋旣南渡。中立氏以其學傳諸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于朱子。而益大顯明焉。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予從侯得先生所爲朱子年譜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終身焉。及其爲縣學記。懇懇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之志。以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明行脩。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而學焉。則可以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烏乎。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况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爲之喜乎。斯邑也。由况侯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况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吏。聞况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乎。侯名遠。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爲某官。其爲政若平反冤獄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教事云。

帝王之爲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真儒。治不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昔伯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氏。雖若別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則固無以異矣。前聖既遠。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者也。唐邵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乎實。渾融旁薄。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於匡闢。而爭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衆人固怵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鼎。奮自聞喜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以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篋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篋翁謁告與之歸。將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時。幾二百年矣。篋翁來求某記之。某受言而作曰。烏乎。公爲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日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爲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則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者。弋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繇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用舉者員足。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衆。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公某。強起之。至縣學。以爲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某。又迎至郡學。以爲師。以教一郡六邑之人。又作郡學。於是有列薦之于朝者。非其志也。卽攝衣而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揚應桂。申益章。以來學者之衆。無所息游也。規爲學舍。以處之。得地於縣之水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爲宮焉。有廟堂。以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興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藏庖。溥有所前。爲大門。略如郡縣學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院。其後鄰縣陞爲州。直隸行省。割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仍隸弋陽。張君始爲山長。應桂繼之。旣列爲學官。行省署官來任之矣。至順三年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先大父之始爲此也。買田以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與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以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仍徵其常稅弗除也。昔先大父歿。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來官于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惟大父之爲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仁之子熙載。亦解於鄉。則皆遺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乎。敢請一言。歸而刻諸石。以圖不朽焉。某曰。昔者子之大父之在斯堂也。何以爲教乎。純仁曰。蓋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其誨學者曰。聖學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或以讖緯爲奧。或以老莊爲高。使異端百家之說。

與六經參錯於天地之間。千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已未有端識。而或驟遇舊說。見其汪洋恣睢。將無迷誘而陷溺者乎。徧取傳記百十家。擇其合於脩己之學。而不墮於清虛治人之方。而不雜於術數者。輯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書而卒耳。某曰。善哉。其爲言也。某聞之。宋之季年。有志於爲己之學者。病郡縣學校。以科舉進士爲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別立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絕功利。以私淑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初有江南。曾未數年。而藍山首有書院。脫餘生於鋒鏑之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盛哉。張君之用心乎。我國家表章聖經。以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定以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以爲國是。非斯言也。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而老師宿儒。日以漸盡。愚者無所啓發。狂妄者得以其不根無學之言。竊附于往哲之緒餘。以誣衆罔俗。則自欺自棄之甚者也。不亦悲夫。來學于斯者。盍亦深求聖賢之意於遺書。以知夫乾坤父母畀付之重。涵養乎本原之正。審察乎幾微之發。擴充善端。攻去邪欲。日孜孜以勗其不及。又求正於有道。使不至陷於差繆。以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以諗諸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爲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寢盛。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廟爲重焉。是以有司脩祀典。勿敢缺。而教無其師。師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

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質愿之美。而奇岩幽谷。往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人亦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庫陋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作。辭以故。逮燮理。溥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己俸。以天曆己巳之歲。度材庀工。撤而新之。凡爲堂五間。規制宏敞。始與廟稱。未葺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耆儒宋楊椿。傅熙。宋文富。蒞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燮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以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而况教乎。燮理君之爲邑。知重學校。於爲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強名者。人之爲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斂。不明之則斲。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其殊。而大概知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爲。疑似之近。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教者爲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壹是皆以明人倫爲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嗚呼。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燮理君

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燹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迺闢地爲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爲學之處。燹理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尙克繼之于永久。

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學必有廟。廟以奉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員。有廩饍之給。補葺之費。故學有田。田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以閒田與之。俾募人以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饍之充歉。則系於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教之力不力。系於師。師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爲廟。廟有殿。殿有廡。廡有門。左爲學。學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於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謀。州學正陳渥之所爲也。明年謀以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爲學田。從渥請也。大德甲辰。滕縣長吏阿不思等。又以如市鄉官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李德昭爲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以相德昭治學者。取租於田。而給之教養。奉祠之外。戶牖幕繒之飾。暨茨舟艘之工。聖賢肖像。有衣裳之制。廟貌有牆宇之嚴。煥然一新。郡人稱之。其間郡吏無良。民蒙無忌。租入弗至。生徒散去。德昭有憂之。而未能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爲州也。以學校爲先務。教養爲己任。清介自守。政如神明。田之見占於強家者。始復歸於學。而謠訟者。搆言於司臬。謀有以撓侯。會使者趙公。行部至滕。得其實。歸田如曹侯言。因又以禮教鄉之五頃增之。簿正以定其租。立石以

表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使德昭請于濟寧。于山東憲司。于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敢數。又來求文刻石以爲記。烏乎。滕與鄒魯兄弟之邦也。聖賢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今侯久遠之計。將質諸契券以待之。孰若善其教以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恥。亦何忍自欺乎。跬步之士。而私圭撮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以勸其父兄。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以制之哉。是歲朝廷命天下廟學。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並配孔子。西面北上。有司或憚煩。多不及奉行。而侯於滕學。獨更新設象如法。其知本蓋如此來者。尙有徵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曆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尙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以瓦。其齋舍茅茨而已。延師以教郡人之子弟。出己俸以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子之食。明年。以禮教鄉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說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官。置山長以爲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於滕之舊治。其宮之地凡八畝。右廟堂。以祠孟子。在講堂翼以兩齋。以居業。張愷古夕繼成之。又給以使相鄉戶絕地二頃一十五畝。如市鄉一十八畝。而鐸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旣爲深督其教養。脩完其宮牆屋室。治其用器之未備。究子息之亡失。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給禮教鄉官地五頃。合其舊有。凡爲田十頃三十餘畝。使滕縣簿明安答兒。山長滕昂霄。行田表其畔。歲非甚侵。亦足以備用矣。鐸代者且至。將去之。懼來者無所考。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

之。予迺爲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郡人者乎。蓋古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俊秀者入於學。以學乎脩己治人之道。畊者食人。而不以爲勞。學者食於人。不以爲泰。誠以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責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區區執信於咫尺之石哉。滕昔爲國。今爲州。今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冊。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概想文公之爲政於斯也。孰肯爲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尙書省以戶工二部。營繕出納之繁。奏設是官。以覈其程書。官二員。吏四人。其署在省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爲四員。吏六人。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架閣倉庫文字之稽滯乖違者。而糾正之。其官吏從東西曹。闕公牘。還就署決事。後中書省仍治宮城之北。舍因其舊。而檢校官之署闕焉。徒寓直所至之部。至順二年。中書徙治宮城東南之省。檢校官奉政大夫。前進士孫士敏。志道。奉直大夫。楊益友。直中憲大夫。王國器。鼎臣。朝列大夫。楊惟恭。伯溫。以舊署隘且弊。爲請。宰相命更作於舊署之南。爲堂三楹。以居其官。旁列吏舍。庖廡。外爲門。以別之。是年冬。庀工。明年五月成。四君子者。旣視事其間。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卅有餘年矣。而廳事適成於吾四人爲僚之日。可無識乎。且昔之居是官者。視

諸掌故。蓋將百人。而去而坐丞相御史府者。政事風節。歷歷可徵也。其可無述。以待後之來者乎。四君子皆與余游。故來請爲之記。夫宰相上承天子。以出令於天下。其屬多矣。官有其事。職有其分。不得相越也。於文史無不得察視者。唯檢校官爲然。其於宰相。有寄乎耳目之明。有托於心膺之密。而望高職清。又有若賓客之優游者焉。蓋他官莫之及也。是以每難其選。而常得人焉。凡爲是官者。來升斯堂。而覽斯文。尙思其任之重。而有遠大之期也乎。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待。官府之廩。稍宿衛之共億。至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於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領倉凡三十二。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概僅百員。役於倉而食祿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爲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辱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資。蓋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概系於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壘等。來言於史官。求文以頌運使扎撒公。程公日新。與今運使劉公子善之德。其言曰。扎撒公之爲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之胥史皂隸。不得輒至倉所。其負米於壩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爲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支已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早隸百色之需。挾上

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贏餘以應需求。日久月深。忽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擾。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札散公斷。以定見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其等數千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事。且以垂其法于後。使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行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而三公克拯其弊。緣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大。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尙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螻蟻。千石之水。或涸於漏卮。諸公之政。乃得禁皂吏之侵漁。此所謂所治者小。而所益者大者也。爲政者尙鑒此而慎之乎。札撒公。蒙古人。自宿衛內廷。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德州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今在任。餘宜則別列于碑陰云。

潼川王氏忠孝堂記

王公諱興。其先太原人。任故宋。爲秦州防禦使。歷四戎司都統。生子仲。以雋勇聞。都統歿。事曹夫人有孝道。憲宗皇帝帥大兵取蜀。仲率豪傑之士。見于軍門。遂以其衆立功。授保寧等城招討使。將命招宋守將楊大淵。爲大淵所害。事聞。憲宗悼焉。召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諭保寧。而大淵降。世祖皇帝命爲奉議大夫。潼川路總管。起保寧。長寧軍民。立潼川城。開屯田。置官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旁近之未附者。以其有勞於茲土也。因家焉。而仁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居潼川二十餘年。歿於官。臨終。誠其子曰。先人值國家興運。以故將家。帥師立功。專城而治。維忠與孝。可以事君於久遠。而不墜世業也。子孫頓首受教。乃終。長

子世安。遂隱居不仕。而次子世英。仕爲江油簿。亦棄官事親。於是故雲南行省參政李公源道。同知瀘川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以雲南省蒙古掾。秩滿調官京師。具事狀請著堂記。是時予方受詔脩皇朝經世大典。輯錄祖宗功德。而憲宗下蜀之事。供奉學士前進士宋公本實手筆焉。謹以茲記告之。而俾禮以其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王氏山南隱居記

國朝既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居終身者。尙多有之。史官不能錄也。承平以來。殆又將百年。才能特起爲公卿牧守者。何可勝計。然尙論世德。或隱其故初矣。隱於昔而顯於今者。永平王氏之家。爲可稱焉。南宮舍人從義甫之曾大父。金兩舉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於昌黎碣石之下。學者謂之碣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起從郡帥長其幕府。當是時。軍興事多草創。總兵權者。何求不獲。而先生之子。田廬無加於先生時。然而邑居之隣。已四五易主。而王氏之居。今不廢。野外之田。僅給醴粥。至今從義。歷拜兩御史。爲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然則是居也。可無記乎。予在京師來最後。然亦卅有餘秋矣。忽焉而赫奕俄焉。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以終其身者。而王氏一畝之宮。數夫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讀書脩行以久之。可不尙乎。是爲記。

松友記

古君子取友之道。取之一鄉。取之天下。又取之尙古之人。苟得友焉。初不以天下爲廣。一鄉爲狹。尙古爲遠。於今爲近也。概千載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時也。概天下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鄉也。

然而不可以必得也。則假諸物以見意焉。此吾太常宋公雲舉所以命松爲友也。夫所謂友。求諸同時。而不得並也。求諸同鄉。而不得曠天下則有之。而不得偕也。而斯松也。千載有之。今亦有之。天下有之。鄉亦有之。友一松。而合千載於一日。通天下於一鄉。善哉。宋公之爲志乎。昔在太常之在翰苑也。獨居乎玉堂之署。文字之暇。賓客散去。竟日蕭然。遂以無事。乃盤桓乎松下。而有遐思焉。曰。吾友在是矣。此松友之所始也。公友松乎。松友公乎。公自翰苑拜御史。出爲部使者。召拜國子司業。遷太常。屹乎獨立。不爲勢利之所移。頌詩讀書。日與聖賢相對。超舉特出。莫逆於心。所謂貫四時而不改。充金石而不渝。公其松矣。予不敏。公以其嘗再爲僚也。命爲之記。然則余亦友乎松者乎。

可庭記

天地之覆燾。無限量也。日月之照臨。亦無限量也。人心之妙。其廣大光明。蓋亦如之。局於耳目之所接。限於識慮之所及。果能盡其心之體用者乎。方外之學。雖設教不同。而其所致力者。亦唯心而已矣。凡其比大於天地。比明於日月。豈無廓然於胷中者乎。願嘗觀月於庭。有取一方之可。則賦詩永言。又有歛然退求自足。而無所待於外之意。是以君子有取焉。若所謂可庭者是也。羽衣之士。有劉其姓。而以學仙自名者。西遊昆侖之圃。北望大荒之野。涉黃河之流。而尋瑤池之津。其游遠矣。予意其廣漠之爲樂。而無閭城藩籬之間也。而來爲其里人龍璧。求可庭之說焉。其言曰。璧之大父無心翁。好奇博雅。故宋在臨安時。年九十餘。須眉謔謔然。游其都會。而不知倦也。及我國家混一宇內。其父之北游也。蓋至京師。北極和寧之境。以觀乎興王之勝地。以交于國人大族之豪傑。志甚壯也。今璧也。退焉里間之近。擇高山流水之美。卜

宅以奉其親。有兄弟。媿族之好。師友誦誦之樂。昭其祖父遠游之思。而盎然自足於戶庭之間。則謂之可庭也。不亦宜乎。子曰。善哉。學仙之言也。君子之爲道。歛之不盈。一握舒之則彌六合。求諸其心。反諸其身。行諸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之。何遠不至也。年富而能學。果知此道矣。何可量哉。

悠然亭記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予愛其引興高遠。欣然爲題。顧客有笑於座曰。昔柴桑翁生不逢時。自放於草野之間。托此言以自見其無所事乎當世者也。今彥達以聖天子潛邸文學之舊。以其習於朝儀也。率其屬以佐其長。執事就列。嚴恪齊整。其得爲悠然乎。予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耳。心累於物則窘。我室廬使適。寬閑而就優逸。猶若皇皇何。心之中扁虛明。應物無迹。則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外無矜容。內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爲悠然也。古之君子。常以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以爲至當。信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以孔明論之。方其龍臥草廬。三顧之車未至。其悠然固與采菊者無異也。及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然八陣之方嚴。雜耕之整暇。羽扇指撝於從容。而山川形勝。盡在風雲之變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客曰。淵明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然則彥達上荷主知。雖進用顯要。有不足悠然者乎。客請書其說。與彥達爲亭記。

琅然亭記

夫子之言樂曰。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而一成之始終可知也。若夫因其哀怒淫放之情。以爲急厲緩靡之

節極其所縱而莫能自返。風俗之變而運氣隨之。所繫至重也。凡不中律度而遠於中和。君子蓋深憂之。而知察於斯者。蓋鮮矣。古樂之存於今。恆見御於君子者。唯琴爲然。而亦未易知也。崔君元方。有得於是器也。常作亭以從事焉。取醉翁操首章之辭。名之曰琅然。予有以知其有得也明矣。夫音之所以和者。以其無相奪倫也。今夫一均之中。七律在焉。固不得越此而他。有取也。卽此七者。有進退疏近之節。以盡抑揚長短之變。則有之矣。誠不可依稀於近似。假借以乖違也。譬諸用兵。然百萬之衆。勇怯強弱之不侔。何啻倍蓰。不可一也。善將者。使之步則步。伐則伐。止則止。齊則齊。而不敢少違者。以其分數較著。號令嚴明。伎藝畢給。而行陳輯睦之故也。夫如是。雖使之赴湯蹈火。可也。此常勝之家者也。驕不可制。懦不可作。尙足以成軍乎。吾是知爲音。而能琅然。則無函胡唯阿之謬。整然法度之爲。與能軍者。蓋無異也。不亦善乎。於是而思古人。將有觀乎大舜。文王。仲尼之遺。一琅然也。有感於放臣。出子之志。亦一琅然也。有托於高山流水之趣。亦一琅然也。澹乎冲和。而不至乎寂寞。鬱乎憂思。而不墮乎淒斷。發揚蹈厲。而無所陵犯。委曲條暢。而無所流洗。非琅然而能若是乎。予是以善其名亭也。元方以文雅見稱。擢在羣玉之府。時稱妙選云。

思蘭亭記

建安陳君若虛爲予言其居之勝也。山泉林竹。庶幾山陰之幽情焉。又嘗從故承旨吳興趙公子昂游。廿年間。兩得其所書。晉人禊序者。規爲亭貯之。公感其意。題之曰思蘭。而亭實未成也。泰定乙丑。亭始成。而公去世久矣。俛仰陳迹。誠有足悲者。乃置序與題於亭上。以與同志者玩焉。且曰。卽吾亭而望焉。考亭雲。

谷。吾朱子之几。烏猶儼然也。師友之相從。則又有西山蘆峯之屬。近在跬步。則吾之所謂思蘭者。有不徒在於觴詠者。予曰。樂哉斯亭。吾安得身往游之哉。昔者曾皙之侍夫子也。舍瑟而作。慨然有浴沂詠歸之思焉。蓋直言其志云耳。豈必身在乎沂水之濱。舞雩之下乎。今朱子之教。衣被四海。廣矣大矣。頌其詩。讀其書。想象其德容之盛。知將見之。以致其企及而從之者。必有其人已乎。又孰知居之近也。地之勝也。有若陳氏之亭。可以係其思之親切者乎。仰其蒼然之崇高。而有以見其卓然之在前。俯其淵然之深長。而有以見其往禪來續之無窮也。則其得於觀感者。聲音笑貌云乎哉。言語文字云乎哉。古之善爲詩者。常托物以起興。而後得以推致其性情。而極夫詠歌舞蹈之盛。若思蘭之亭者。其諸異乎脩短之感。玩物之爲乎。凡概啓於予衷者如此。并以爲識。陳君將典教閩郡。試與其父兄子弟道之。庶乎其有以相發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九

在朝囊九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澧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峯十有六。皆可以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著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自給。公著之父。率其子弟往受教。久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弟子。與其鄉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更爲大成殿。正配神位。及十哲象。而舊象無所於寓。王某謂公著曰。子欲成父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宮以奉舊象而祠之。部使者深偉之。旣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工擇材。陶冶並作。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俱就。益市經書具祭器。買田二百畝。以爲食。儼然學官之體備焉。提學官以聞于朝。名之曰天門書院。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舍采於先聖先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爲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爲浮屠老佛之宮。旣竭吾民之膏血以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百年以來。習熟見聞。以爲當然。而莫之怪也。熟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闕其神氣於千古。以啓聖人之宮。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發明。聖人之蘊。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塗轍之正大。門戶之端深。固已盡聞。而邪說之多岐。則亦

培擊排抉而無餘矣。况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近。具有學官。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既備已乎。然而或徒尊其說。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文華。其反求切己。至於深得而不違者。盡鮮能焉。此其故何也。城闕之近。習俗所移。彼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爲而已。宜乎所以自致之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安知如是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質之渾朴。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其有爲。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久鬱而始變。發而鍾爲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慎爲之得師。以養蒙造端。又省其力役。使得安於進業。而周君且去官數年。猶自執贄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爲備書之。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瓌。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宮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二公儀刑。而合祠焉。郡人梁蘇。各以其財來助。司獄崔□。學正楊□。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某與在行間。以祠事語某。將篆諸石。以識某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所據。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巽儒無恥。巽儒者。苟且無恥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尙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

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頌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有待也耶。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俗習之弊於文法。頽壞淪靡。而莫之拯。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揀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爲也。鄉使有若二公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答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爲而已。邇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恭敬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此。俾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至治三年五月日。平江守臣告于江浙行中書省曰。吳郡城內外。皆繫溝澮。納太湖之水。以容行舟。逾絕爲梁。經緯聯屬。其高庫脩縮。視水大小。與人事緩急。獨虹橋在郡閭門西。跨官河道。驛道爲咽喉要處。水至橋下。匯爲回淵。最深廣。隨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舊植以木。而加整焉。歲入腐橈。及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卽日召吳縣長吏計會修治。吏曰。役大懼不卽成。請草具以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架木非經久計。改作將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毋煩官也。問其故曰。家業版築。於茲三世矣。衣食不敢有所過。積日久而食功多。幸有餘。今度足以畜子孫終其身。請悉以從事。問所欲曰。心誠願焉。無所冀也。按文貴家無田入化。遷之利。郡縣甲乙貲筭。在中產最下。徒以知足能散。無所爲之心。佐郡

縣徇民之急。不亦善夫。請聽文貴所爲。省府下其書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貴發私財。甚善。其亟從勉成之。文貴既受命。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以八月乙丑召工畫圖。計日度財。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木鐵石必良。售物予直必平。無留券。擇匠必精。既稍必足。其志役者受傭如歸。作息有度。勤而弗病。絕水下石。款密鍵固。累起拱合。理緻無間。圓空漏水。象月引重過之。堅踰實地。蓋長若干。廣若干。而又帖石隄岸。容挽遡者若干尺。泰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拾伍萬貫。於是前侍御史曹南馮公翼與名卿大夫。既老而寓於吳者十數。公咸善之。而王公都中新領海南北憲節。未上。乃使來告曰。今日之制。自一錢以上。郡縣毋得擅用府庫。茲橋以民家親爲之。猶須十餘萬。未已。踰年乃成。鄉使文書上下。反復較論。詎得出經費若是數。就令從之。非一日而決。詎能成於期月耶。用不足。必且汎賦。吏並緣奸利。能無侵牟。椎剝乎。利盡而求速。能久堅若是乎。是誠可書。以示來者。請刻文記之。或曰。以一民掠有司之美。可乎。噫。文貴蓋有所受命矣。且夫鄭商犒牛。敵謀過沮。卜式輸財。漢用不匱。度時酌宜。未可廢也。必律之以古昔。其常制產已乎。不然。世之兼并者。或盡民力至骨髓。不饜坐視其死亡。而莫之恤者。蓋有之矣。服御擬王侯。嘻笑制官府。唯其所欲爲。而莫之禁。更於斯舉不足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進士。予曩過吳。嘗從學者來見。予故知其人。且吳人殷盛。四方所莫及。其什伯倍蓰於鄧者。甚衆。其輕財尚義。肯卹鄉里。拯災患者。常多有之。故爲備載而不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名氏。請列諸碑陰。

悅生堂記

夫天地之間。人與萬物。所以禪續。息復於無窮者。生之理爲之也。是故人之生也。飲食男女。衣服宮室。貨

財之爲。皆生生之具焉。而愚不肖者。不知察也。於是極其思慮之所可及。肆其智力之所得爲。內劓其心。外伐其形。凡所以養生者。皆足以害其生。而風寒燥濕之感。水火虎兇兵凶之遇。不與焉。若是者。逐逐乎相隨。未有紀極。其卒也。可勝道哉。四明道士項君子虛。能以醫藥診夫人之所以傷。而保其所以全。用能變其呻吟呼號愁嘆之聲。以爲忻愉舞蹈順適之意。日有稱而歲有徵也。故君子名其堂曰悅生云。嗚呼。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嬰少壯老。其時也。強弱盛衰。其氣也。誠能順時御氣。損有餘。益不足。以自致於無過。無不及。是謂能奉天之所與。以盡其分定。而無悔焉。誠哉其可悅也。然則老子以身爲患。莊周以生爲勞者。其殆憤激之辭也夫。雖然。子虛學於老莊者也。吾聞善養生者。咀嚙太和。不在乎穀肉菜果也。品配陰陽。托象乎夫婦男女也。鄞鄂之固。舍廬之安。金玉之保。縑襲之厚。又皆有所喻焉。一不得以物命之也。此豈非悅生之大本乎哉。安而久焉。有不止於悅者。暇日更僕論之可也。

思學齋記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游。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壹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蓋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愛。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明年。子免喪。省墓吳中。將濟浙。踰

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爲說。予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授說於原甫。而執筆焉。尙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于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己。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之察。違之而不覺。反憧憧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措心如牆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絕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况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爲記。

高氏貞節堂記

高母鄧夫人。蜀之臨邛人。故宋江西運管諱允績之冢婦。登仕郎諱翁彝之妻。而士貴之母也。運管旣卒。

於官而登仕亦相繼歿。當是時鄧夫人年二十有九。其子四歲耳。遭時亂離。守節自誓。皎如冰霜。躬自織緝。以具衣食。又撙節贏餘。以資其子從師取友。既而所居燬于火。無強近之親。可依托。屏居陋巷。家徒壁立。幾無以爲生。而益厲堅苦。卒以成其子。又教養兄伯之孤子。至受室乃已。後數十年。子長家裕。然猶勤儉。晏眠晨興。以率其家人。色嚴毅。不妄言笑。內外親戚敬憚之。稍有餘。又斥以周人弗靳也。教諸孫。尤不以姑息爲愛。故粗有成立。年七十四。有以其事聞于朝省。乃旌表其門閭。於是士貴亦大其堂。以奉之。其名曰貞節。蓋享備養者。又五年而終。士貴旣免喪。猶不忍死其親。刻木象夫人。置堂上。飲食必祝。出入必告。如其生時。泰定丙寅之歲。夫人歿十五年矣。乃來告某曰。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與子世家。相爲姻好者。幾二百年。著齋忠襄公鶴山文靖公。則我曾大父嘉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公之畏友也。從祖參政恥堂公。與子之從祖戶部公國史婚姻之弟兄也。及我祖兄。又嗣昏於名門。而吾與子年相若。情相好也。先夫人之事。子宜知之。而士貴也。未有所托于不朽。則誠有所待矣。然而歲月逾邁。恐就湮沒。而吾子有位于朝。顯以文學爲職事。則吾名堂之意。非子記之。將誰屬乎。某再拜受其言。弗敢辭。惟先夫人之貞節。表著明白如此。其可泯而勿傳乎。乃取其事而次第之。識諸堂上。以示其子孫。以勸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者。則又告諸士貴曰。吾嘗聞之。昔嘉定府君歿。文靖公哭之曰。才名四十年。四爲二千石。人所甚榮。而公無矜色。志有不得。則循理以行。其心之所安。無苛取。無厚望。而造物者。又中止之。然則其蓄而未發者。蓋深矣。又重以夫人之貞節如此。則高氏子孫。其未艾乎。丁卯正月甲子記。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未有舍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仕王庭。蓋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輟環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於農矣。封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復歸故鄉。此固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公仁甫。從其父時。宦遊東南。聲譽日起。徧歷臺閣。及持節江南。副司臬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長。竹樹之蔥蒨。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大父釣遊之舊。躊躇咏歎。依依然殆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天曆三年。自參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以其未可遽歸也。故其思加切焉。因以告某曰。里中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賓客之所於也。然而鬱乎在望。莫之至焉。子何以表之。而系吾志也。迺爲考諸王氏之故。取諸三槐堂銘。名之曰德符堂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岳之間。滂然雲興。沛然雨作。土石發乎光潤。英華粲乎日星。豈無所自者哉。仁甫氏以令聞令望。見知天子。爲名公卿。固其符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氏以學問爲術智。以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爲感矣。感應相乘於無窮者。豈有涯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始。而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於乎。君子之爲德也。自家而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然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遠且大乎。

莆陽林泉生清原。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卽介前進士。昭武黃清老子肅來求文。以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其父錄判君。將致事而佚老於此云。始予待罪殿廡。得讀泉生所進卷。而次第之以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爲文字之驩。顧未有說以復於二子。是以文久未克就。閏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力。予其能已於言乎。君子生乎世也。不出則處。不隱則顯。行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隱則隱。時顯則顯。名以著之。當隱則隱。當顯則顯。義以裁之。固不卑隱而尙顯。亦豈以隱爲高。而顯爲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者旣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隱之云乎。昔之記宮室者。不有基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治賓祭之禮。幼者脩奉養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以言之哉。雖然。隱以書言。則或得以爲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義焉。匪直藏其身之謂也。世有淺之爲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况乎持不足之資。旣出而仕。則睢盱以合世。好龍斷以足己欲。豈復有一息之暇。回顧其所得之自乎。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忘隱。吏而不忘書。父兄弟之間。所以相激勵儆誡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以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卽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下其孰能先之。海嶠寂莫之濱。豈無遜世長往之士。聞予言而一慨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尙以告予。予將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爲記。

興雲橋記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脩石橋成。河東連率圖縣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京師。請于集賢王公。約以記來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如渾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亦名曰御河。朝會轉輸。東趨京師。必踰

是焉。河水本盛。遇積雨益橫溢。阻行者。故自元魏。以至于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以達。歲久沿革。不能詳焉。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留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以大雨震電。有怪物出。壞其十一。後三年乙卯。居民高居安葺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爲大定辛丑。又以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年壬寅。留守完顏襄重作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三年。凡百三十年。又以水壞。官家葺焉。又有二年。爲至治元年。又壞。郡吏考諸故府。取舊比以請。連率爲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民力如章。歲終會焉。連率屬其副孫侯諧。大同路屬其判官某。縣屬其主簿某。上下以次承事。於是孫侯曰。財不可以屢費。民不可以數勞。必究其所以壞。而求所以長久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間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三。石柱也。東當水所趨。而柱皆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計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弘山之下。凡爲柱二十四。自上下流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棧木。斲石植欄楯。表門闕。飾神祠。官舍之屬。皆以次成。始八月甲子。畢以九月甲子。凡若干日。夫爲梁之役。有民人土地之常事也。今連率總一方。委任甚重。視民事之急。猶請于上。而後行。爲之以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費。無一不合於理者。揆諸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可也。此何以書哉。噫。善爲政者。官爲其所不可不爲。而不敢擅爲其所不得爲。與輕爲其所不必爲。則民力其庶幾矣。且革旣壞於一日。思持久於方來。不以速成爲能。而以他日爲慮。蓋仁智之事。而斯民之所賴者也。書之者。豈徒紀其功之敏哉。謹具以告來者。俾有所考。以圖無斁焉。可也。

尙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爾弓。直爾矢。養爾氣。畜爾力。正爾身。守爾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趣。鄉則雖有善器。彊力。茫茫然將安所施哉。况乎弛焉以嬉。嫚焉以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絕之。不與爲偶。以其無志也。善爲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爲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茫洋。無所底止。其不爲妄人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爲喪。患難憂戚。志不爲懼。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况爲學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况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尙志爲至要至急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浚儀黃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遣濟也。受業於子。濟也。請題其齋居。以自勵。因爲書尙志二字以贈之。他日。還其鄉。又來求說。援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濟也。尙思立志乎哉。

題王氏子五歲女弟說

王氏子。因哭女弟。而忽生無窮之悲。信天性之發見。而非五歲兒所能及。親每飯必拜。至於十五不變。孰

謂禮自外至者乎。先王知其若是也。故有以節文之。而教生焉。嗚呼。苟有教焉。充王氏之所至。堯舜之民矣乎。

李士弘三子字說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謂集曰。予嘗字季弟之子思謹。曰克忠。思善。曰克敏。而子爲之辭。今天子追賜諡我。先公實有忠與敏三文。先公以是易名。上所賜也。予不忍今子孫同之。更字謹以恭。字善以至。子更爲我申命之。集乃言曰。謹乎。謹乎。志高氣揚。不知爲謹也。神昏力弱。不足以謹也。千慮萬應。一有不謹。然猶不可。而况漫以不謹臨之。豈復有爲人之道哉。字之曰恭。示以謹之法矣。共之爲文。象手足也。爲文指事益密。又加之從心焉。夫執玉奉盈。手容之至謹者也。然而心不在焉。則失之矣。故曰。斂其放心於執事之間。弟子之所以爲恭也。謹乎。思所以從事於恭者。可也。善乎。善乎。亦知善矣。非自外至者乎。性之本初。未始不善也。刳其本而失其初。善斯亡矣。君子之善。復之也。非能有加於當然也。不至於其當然者。則未也。至於其所當然。則無所踰也。故言明德者。言新民者。一至於至善而後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愚以是知自聖人。以至於庶民。皆有此善也。聖人至。而庶民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善乎。望乎子者。非妄也。子求至焉。非僭也。夫其功大矣。未易言也。然而爲學而不知此。則無所學矣。故公之意。非獨爲二子言也。亦欲諸子通識之矣。於是距始命字之歲六年矣。二三子亦有因予言而警悟用力。真有所至者乎。

李克峻字說

河東李公。以至大辛亥之歲。爲其子若姪七人。製名字。旣嘗使集中其意而祝之。其曰思德。字克峻。公子

也。後九年，乃獨來求集，益陳其義，以自勉。其請至于六七而不倦。夫世之人，命其子以嘉名者，未有若李公擇言示訓之深切著明者也。爲人子者，有若克峻，知尊父命，而不敢忽，思有以推明其意，而致力焉，或寡矣。集雖不敏，敢不爲克峻言之乎？雖然，其說至大，有不易於言者矣。子之名字，蓋取帝典克明俊德之言而製之也。克明俊德者，古先聖人之盛者也。而人常易言之，由不察也。集聞之，俊峻字通用，而禮記又作峻，蓋同爲高大之義。故釋者曰：俊，大也。而世人謂俊爲輕俊捷疾之名，則失之矣。夫所謂俊彥，俊又俊民俊士者，皆以其有大德也。配英配豪，配髦配傑而言者，皆以其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也。然而高大之人，見理必易於常人，其才則似乎輕捷矣，而非俊之本義也。斯言得之矣。是故愚欲子爲高大之俊，而不欲子爲輕捷之俊也。然而義未周也。傳曰：知崇禮卑，知效天，卑法地。夫言高大，莫崇於天矣。今言知崇如天，可謂極高矣，而必繼之禮卑，喻其卑，乃至於如地者，何也？又嘗聞之矣。知崇者，言知識之超邁，禮卑者，言踐履之切實也。推其至，至於成性存存，必由於此，則是德益盛而禮益恭者，尤聖學之至盛者也。苟欲爲超邁而不切於實，乃爲學之大弊。善思德者不爲也，愚旣論高大之爲俊，以矯輕捷之失矣，然又慮其誤以過高爲高，而不知切實之事故，又引易以明之。誠願子之有察於此也。集之不易於言，而終不敢不言者，其亦有以諒予心也夫。

書曾仲禮字說後

聖賢千言萬語，具在簡冊。濂洛以來，大儒君子，又發其蘊奧，而辨其精微，昭如日月，條理具備。學者皆得誦而習之，皆切己之要言，入德之成法。譬諸田，則可以得獸矣。茫茫原野，不卽虞焉，則迷於鄉方。藥則可

已疾矣。方餌滿前。不命醫。則繆於對證。此答問達材之爲教。所以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文約禮之說。自顏氏率是以爲學焉。孰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求其說於先知先覺者。豈直爲觀美也。是故答問者。詎可不視其所至。而汎應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爲仲禮字說。而竊有感焉。何其言之富。而意之足也。知古書而行天理。可謂至矣。又示之以慎獨之說。啓其端。而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曰。於人所不見之處。凡不可以對人言者。斷斷乎其不肯爲。此猶食在前。唯舉而嚙之耳。然而用力與否。則在其人乎。昔劉元城問學於司馬公。得誠之一言。又問得一辭。曰。自不妄語始入。蓋退而躡括其所爲。凡三年後得焉。此誠楮則矣。因臨川之言。而用力於慎獨焉。極其至。則天道也。噫。觀美之空言乎哉。仲禮初拜御史。行臺江南。出是說。求予識之。夫御史職事要重。有巡行糾察斷決之勞。不得如經生學子。朝諷莫誦矣。而一事之至。一念之發。必以是求。其沛然可勝禦哉。

劉仲經字說

保定劉道傳來求字。字之曰仲經。又請其說。韓子曰。是道也。何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也。此數聖人邈乎數千載之上。容色不可得而見矣。音聲不可得而聞矣。然而道德文章之所存。禮樂刑政之所載。百世之下。如親見之者。經在焉耳。經者何也。易詩書春秋是也。學者學乎此。則爲君子。反乎此。則爲小人。爲天下國家者。法乎此。則治。悖乎此。則不治。載是道者。經之爲書也。傳是道者。數聖人之所以爲心也。言道傳而不本諸經。可乎。故字之曰仲經。經之爲文。言治絲之事。經其引而伸之者也。引而伸之者。卽其常而不變。循直道而貫通之義也。仲經試思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

在朝藁十

題跋

皇帝聖旨特命禮部尙書哈刺拔都兒充奎章閣捧案官宜令哈刺拔都兒準此天曆二年天曆之寶五月日

禮部尙書哈刺拔都兒之先臣太傅右丞相楚國公事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貳心之臣足以當不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尙書兄弟尙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憤忠鯁以報國家未嘗一日忘也。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尙書參侍機謀夙夜左右內則執干戈以備宿衛外則治禮樂以和神人從容燕閒尤秉謙慎聖天子御奎章閣尊德性進儒臣以廷問經術修文明之治焉。閣中別置捧案官以命貴近尙書其一也而獨蒙聖恩親御翰墨作勅書以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贊書之深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便蕃未有身當雲漢之昭回被文章之藻賁者天下之至榮至幸何以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不盡誠竭力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題趙祕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庚應墓碑後

其讀趙祕書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而深有感焉。碑中言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齋張亨泉魏鶴山其人也。是數君子與某曾大父友誼最厚後溪公名光祖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

池頌德重望。爲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簡。會關上潰卒爲亂。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浩齋公名子謨。字伯昌。潼川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於滄江之上。講貫之說。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二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享泉名方。字義立。亦同易學。其詳刑漢中時。曾大父嘗爲之著亭泉銘。而鶴山公則東南之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姑胥。其在京師也。館於某料院。諸孫用享家番陽。其在京師也。交好尤舊。因見其家書所述。略以所憶書其後而歸之。二百年中。後生不及前輩。聞見漸泯。撫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閔夭。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題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兵。蜀士之以家死事。若西和賈倅。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孫。又死之。如西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館承詔。脩遼宋金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遺孤。見育於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天必閔之。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七日。史官虞某書。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重氏之說文解字。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使

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徐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雜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旣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患盜而推本廉耻。愛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虞集謹書。

跋御筆除丑闔太府太監

今上皇帝宸翰。命丑闔以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以下。皆中書造命。其貴者。封以天子之璽。而賜之雲漢。昭回。龍光。烏奕。未有若臣丑闔之親被御書是也。夫恩之深者。報必重。仕之密者。事益嚴。丑闔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以事上。而保祿於無窮也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天日。彼構禍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

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旣一。朔方奇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可見者焉。承平旣久。交游文翰之彬彬。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事。有聞于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考也。然未四十年。卷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尚書賦詩寫山水。有古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尙鮮于南推吳興。是皆見太平之盛者。善觀者。不特於翰墨論也。將軍之子瑀。持來京師。予閱之。柯氏玉文堂中。閩陳衆仲。陳趙子期。太原王君實。吳陸友仁。同觀。至順元年十月日。蜀人虞某伯生甫敬書。

題心遠卷後

新吳興校官清菴李君。求予書心遠堂扁。因爲辨心遠之說。以遺之。曹侯克明。爲之持去久矣。君復欲題諸此。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因又爲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盛。權輿於安定。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且非其治矣。烏乎。是誰之過哉。沉冥苟且之徒。蓋自陷於汙下。所見不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喜乎。推吳興之法。以進於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亡文存。所尤可思者。筆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

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尙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書古劍銘後

吳成季父寶古劍。文理若碧。涵氣純靈。不利割。不鈍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職。趣世亟。羣慝息。鈍乃德。

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爲著文甚多。皆贍博奇偉。及得此劍極古。以爲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予與吳大宗師看劍道舊。而亡其文。蓋三十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蜀郡虞某識。

題和林志

國家并苞宇內。封畛之廣袤。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阨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嗜好。語言衣食。有絕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蓬被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旨著經世大典。輜軒使者之間。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諷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爲之深慨。矧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以傳示耶。蕭困之北游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旣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尙多有之。吾安得困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考。以廣異聞。而附信使於無窮乎。

跋真西山畫像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將。既得所宗。則終身以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真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游其門者。則象其威儀者。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嘆。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以敦薄俗。而示古道也。某從王公之孫。纘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於百年之間也。敬書以識之。至順辛未九月九日。雍虞某書。

跋王端明畫像

劉敏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韻。如在。昔屈大夫頌橘。以象伯夷。千載以爲名言。托物擬倫。君子豈偶然哉。雍虞某題。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以開平爲分地。卽爲城郭宮室。取故宋熙春閣材于汴。稍損益之。以爲此閣。名曰大安。旣登大寶。以開平爲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歸然。遂爲前殿矣。規制尊穩秀傑。後世誠無以加也。王振鵬受知仁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一時僥倖之倫。此圖當時甚稱上意。觀其位置經營之意。寧無堂構之諷乎。止以藝言。則不足盡振鵬之惓惓矣。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某從故宋王忠簡公會孫纘。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子樞密公所識。並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縟。宋初已差不及。南渡後。蓋多草創。然猶彌文。若是。觀之。令人慨然。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遠不相遠。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罔然。臨池者。尙三思斯言哉。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張公幼度爲之序。賦詩者凡二十四人。故翰林承旨東平閣公。柳城姚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集賢大學士洛水劉公。及其姪承旨公。平章政事秦國李公。蔡國張公。集賢翰林兩院學士陳公公望。李公伯宗。薛公公諒。王公國華。元公復初。鄧公善之。曹公子貞。貞公仲章。而耆舊之在。則樞密副使王公彥博。翰林承旨郭公安道。中書平章趙公子敬。翰林學士吳公幼清。侍御史張公伯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傳與玄教吳太宗師也。詩不出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三四十年之間。朝廷文獻。略備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亦不敢不慎也。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載。而功成治定。以遺子孫於乎。可謂盛矣。成宗入繼皇帝大統。克繼祖武。朝廷宗廟之禮爲重。先生時爲太常博士。草儀注。朝諡于南郊。追尊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爲誄。稱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文兼備。縉紳稱之。拜監察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臺寺。天子爲之改容。臺省爲之竦懼。遷國子司業。以身教多士。師道凜然。其高文卓行。大節讜誼如此。晚守一州以歿。不究其用。此諸公之所以嗟歎而永歌者也。昔唐陽城爲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而裂其相麻。後爲司業。守道州以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計。先生與亢宗。相望於五百年間。顧不偉歟。

張萬福武人年八十餘。猶知賀諫官於延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於言乎。是可爲不朽者矣。某初受大郡教授。實承先生後。與先生之子端更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延閣之下。又得同事編摩。清苦直諒。友誼彌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曆二年秋。河間周敬先。以進士業舉于郡。薦書未報。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子表弟賈德昭。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冰堅膠焉。升岸以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衰者。問之。則敬先也。居數日。見敬先讀禮甚謹。始就而與之語。因寬論以慰之。乃見天曆三年進士所爲敬先詠歌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十八。生二子。曰興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王歿。守志教子。至七十一而終。方興祖之夫舉河間也。夫人命之授業京師。未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子表弟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興祖爲告其憐近。僦焉以歸。爲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興祖字也。某輒書以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爲世道勸云。

跋鮮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亦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集之目力已病。不足窮其波磔之妙。徒諷其辭。以想見其遺音雅趣於湖波山木之間也。

題鮮于伯幾小象

歛風沙裘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作。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

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邇。

跋子昂書陰符經

陰符托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祕不可解之說相尙。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真語耶。果醉語耶。

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二十三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爲人溫潤風流。前代賢公子。方今材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翰苑。皆薦之。皆欣然以爲當。而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獄海郡。已幾七旬矣。某在翰林。薦爲待制。事奏而報聞。遂有宿草之感。非命也夫。傅先生故宋進士。某幼時。嘗得其所爲賦讀之。秦定丁卯。陳衆仲自溫陵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旣不可復見。傅又相望萬里。而一旦於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喜交集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以德稱。信仲鄉先生有傅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諄諄爲信仲言如此。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耶。

跋陳信仲行卷

溫陵傅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旣有序言。予已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也。崔丞相與僕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常遣一介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尺。尙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

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風裁。無愧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見。今先生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者。良厚不薄也。耶。今爲祿仕者。苟干祿以爲貧。亦復何議哉。而爲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爲士君子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斲。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之間。豈不能汎引古人賢者爲之祝規哉。而獨及崔李二者。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治日殷。學者日衆。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曰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于王。斯官之爵之。今殆放此。某昔嘗承乏典樂。會先皇帝開奎章閣。引某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以聞。而集賢魯先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論黜之。乃與其寮案賡歌。以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以其詩刻石堂上。使之來求識之。故爲序錄于左。

題湯東潤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厲。庸汎者無所容乎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以科名。申之以繼繼。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有恂恂侃侃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歟。

題宋諸陵畫象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辛未。今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祕閣畫象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尙想象而求之乎。

題閩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某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馮夫人誨之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非先君之意也。今彥和身歷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待外求哉。馮夫人家訓故在也。

題陳彥和魁星圖

矢官書北斗平旦建者魁。魁枕參首第一星也。斗之大者曰魁。象物以爲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然則陳氏魁星之祥。非止爲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耶。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吾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至宋。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眉俗爲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稍求遺軼於故老。尋金石之寄於荆榛丘隴之間。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敍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闕軼參錯。亦其勢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辟儀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此卷來。因爲題而歸之。三嵎虞某題。

題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

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榘楠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衆莫敢當，咬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詔脩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爲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魯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歟。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全所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授，關陞從事三綾告，重有感焉。從事以太學高第，同黃甲恩例，乃僅爲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者，卽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遲，政淺而教深，唯其用之如何耳。三告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改得爲令。錄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慮者深矣。全通暢善學，甚宜於時，仕於京師且久，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氏題之曰：仁本。而自爲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之語，勗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

之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弟以孝弟。直以仁本言之。以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盡。事天之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之貴。封爲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浩以文學顯名于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本。而有感焉。以爲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豪無可徵者如此。

題義士卷

施必有報。感應之恆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爲心。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以及人。固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以官。亦天命也。今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以稱施。又何疑焉。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申屠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盡爲兵士剔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間。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耶。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懊恨。蓋太傅是右軍輩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爲謝公書在也。某獲觀中祕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尙多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鑒尤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迪善寶之。

跋紹興三年召故參知政事歐陽脩之孫世興赴都堂審察省劄

大梁之社稷。丘墟矣。故家流風。民之望也。况斯文之傳。尤有以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申屠子邁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邁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正。得前輩之體。吳興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末矣。清河之言正而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俯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藹然孝弟之意。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題朶來學士所藏御書後

天曆二年九月十二日。手詔一百五字。申嚴夜啓門禁之事。先皇帝自上都。次清河。幄殿御書。今侍書學士朶來。時以中書左司郎中。充承制學士。受詔命。將作院織錦成文。以宣諭兩都。禁衛者也。欽惟先皇帝。天縱睿聖。人文宣昭。制詔所頒。臨定詳審。親御翰墨。端重方嚴。所謂歷代寶之。以爲大訓者也。先皇帝上賓之明年。閏三月。臣朶來。出此詔本。俾臣集識之。臣等追懷恩遇。不勝感泣之至。

抄錄御書

皇帝聖旨大都上都守把城門圍宿軍官軍人每八刺哈赤每根底自今已始夜遇緊急事情開門出入差官將帶夜行象牙圓牌織字聖旨門圍官員詳驗端實方許開門出雖有夜行象牙圓牌如無織字聖旨不以是何官員人等並不許輒開城門縱令出入違之處死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士畫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楊前申稟而後予之蓋慎重之至此一卷今侍書學士臣朶來以僉書樞密院事充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題蕭氏家世事狀

鶴野蕭君從道自其曾大父事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著名爲大將以其兵留鎮西州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二十年天曆初以使司在京師是年秋九月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冀關陝疑沮反側遣使或懼怯退巽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閑暇如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而填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旦爲亂與煩重兵數年天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外宣德意得其情狀以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官等從道材略如此行見用矣充城先生所爲從道事實與簡冊有關先生吾蜀耆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避文勝之史也某備員執筆之末敢不錄而識之以待至順癸酉閏三月甲寅虞某書

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

粵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徂征而猶逆命也。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格焉。天曆建元以來。雲南久安之境。乃以弗率聞。天子仁聖。旣以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將各奏厥功。又以明詔開示更新活全之意。卒以按堵。蕭大夫以世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以頌奏。可謂有文事者哉。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爲合作也。

題黃山谷墨迹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恂恂。薰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昆弟者。何其忠厚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

前代端午賜扇。內廷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諛草詩。當時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爾。然戒澹酒。祝以忘憂。豈黃髮爲期之意乎。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在朝彙十一

跋

跋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汎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間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恐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平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時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紡績圖跋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爲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無一二之遺乎。然而徒爲篋笥之玩。詠嘆之資。則亦末矣。爲爾詩者。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約齋跋

約之爲文。從系。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斂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卽學而論之。孔子又謂以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

侈然自放之意。取乎斂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既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以說爲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數者。文義雖不大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張公以約名齋。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主適。而嘗見公之立朝政事謀議。如物在權。如機應的。其所謂以約御煩者耶。或曰。公晉人也。晉俗尙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王逸老草書跋

宋太宗刻祕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卽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態。尤爲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僞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敍其所爲書。故其人尤重焉。

子昂墨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安生送行詩後跋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艱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遽以早孤。

而家廢。學成未見售。而隨以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耶。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以子孫不學無術故爾。今生乃以善學聞。且素冠之刺久興。而生獨喪兄以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爲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爲歌詩。以哀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質疑之人。戶屢常滿。此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歎而并書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賡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身自可考。知者尙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爲君子。而爲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會見於一日。而天下尠福。卒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爲摧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爲吉。而九二。卽以明亡爲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裕皇。有古師傅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卽爲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爲具臣也哉。世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算術。舉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與共事。卽請留許公於旣退。而授時曆成。公曰。合南北爲曆學者。總古今曆法四十餘家。是曆無愧矣。然必

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尚得爲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爲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家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假爲也。姑爲表其當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延祐三年三月甲子。太常博士虞某書。

順菴銘跋

尚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徂流。木之生。自本而末。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常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強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爲至順故也。今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急。內無飢饉天閼之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遇。已無拂逆之事。其爲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真知理之所安。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昧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効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爲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

公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倉猝。指顧合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于朝著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撰飾之也。而勸誡之辭。子孫之托抄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薦舉足以見其好賢。而又自慊。以爲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况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概可見矣。後世淺薄。蓋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今藏其遺書。以遺子孫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傑之士。有爲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存。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皆有壯議奇績。天下既定。歷治大都。履要宦者。三十餘年。既老于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未之或及。嗚呼。此可見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齊。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誠脩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爲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爲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求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泚。辛夷塢之目。何所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儆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以弄戲翰墨爲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爲龍。陳侯之所以妙。試以此求之也乎。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以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癯殘疾者。皆有所

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墓。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己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卽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之於其家，父兄子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金壇李氏唐誥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高祖子有鄭惠王，別爲小鄭王，此故云大。有武德以來，十八世誥勅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爲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考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嘗錄其事。而宋末國初，卿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于今，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他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屬故也。唐之爲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班，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藩將，賜姓通屬籍者，幾數十家，家牒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以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乎！其諸孫質舉進士京師，爲予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

宋族中一時登科者十人爲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始復構焉。求題扁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以十數。日因書曰千桂。而質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題吳傅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傅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嘆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之險。至於卽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尙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傅朋書最多。皆隨分贊嘆。且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書乃直如畫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爲可嘉。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怪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祿執筆求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晦翁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惟侍奉吉慶。武夷鄭知觀來。說賜田紐租事。欲求一言於徐承渠。自去面懇。

幸與詳度言之。亦須不礙官府事體。乃佳爾。提宮交不敢拜書。韜仲已有新除未耶。向煩料理買山事。近又嘗託季通言之。不知竟如何。更覓一信。若十千可就。卽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草附此。歲晚珍重。以迓新祉。不宣。某再拜。晦伯知郡賢契友。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燻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著學。其教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燻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卽所謂新遷之近。而季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况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季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爲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諄之。公以時之古爲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歐陽元公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迥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爲職業。視他官爲優暇。乃得從容圖畫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黃岡尉泐檄。

湖南實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齟齬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宦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葬侍郎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遂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君講席於長沙。集仕于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湘鄉。數求充使。若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永隔。此予之感。而原功父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莫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脈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李木魯氏貞節跋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內。雖有善可稱。非遭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姻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李木魯太常公。敍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析咸備。可徵不誣。足爲世教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秉彝在人。貞節恆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兩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在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

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潤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埜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澄。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徹。徹。千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其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源。買閻仲璋。皆禮部尙書。吳忽都不花。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召而不至者。不及一一書。入筵前後除擢。亦不備載。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不久。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承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廡。趙集賢慨然嘆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某乃言曰。鄉者公奏。熒惑退舍事。玉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搗楮爲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人不足適。政不與聞。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懇懇切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于奏議稿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逸了。共及百來人見在。親隨馬撥入背嵬軍。付俊。

跋高宗御書

背嵬一軍。岳飛屢以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雍公於金煬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留駐江池之間。果獲其用。思陵此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背嵬。恐其走逸。殆秦檜構死飛後。閔亦見忌之時耶。秦定丁卯十二月八日。史臣虞集記。

孟同知墓誌銘跋

延祐中有旨修遼金宋史。至今十數年間。未遑有所筆錄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事相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爲意。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爲孟氏墓銘。略足以考見燕城中統以前盛衰之迹。噫。使人人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澹游書法甚精。而卷中邈字疑是懇字。將筆誤耶。別有說耶。因并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以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臣屑爲之。蓋勢然也。國家因遼金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史。於是用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士。旣已。士亦無所於仕。材彥如士弘氏。蚤有譽於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徼之末。以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尙書王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隆山牟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林侍講學士鄧善之。袁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信於當世。而人人言皆哀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足以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臆說。自爲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而粗加鹽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中立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爲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爲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於乎。其志亦可尙矣。觀振卿之恂恂原慤。嚴覈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音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銜者也。顧不鄙予。而俾與觀焉。予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出。予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略敘梗概而歸。溫陵之士。尙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尙未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衰。固以垂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以謹禮也。河南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諸子孫。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况至元以來。縉紳先生。贊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愷。清慎端介。爲政有聲。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某。敬識而歸之。

題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况其貴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恆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以與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董溫其官誥

右董公溫其。以鄉貢進士。授禎州判官。以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爲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宇定者之所藏也。宋以鄉貢進士除官。蓋特恩也。科第盛行。則已罕矣。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三省諸公。名署炳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至于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題

右勅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郎行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所被受者也。真宗至仁至慎。留意獄

事雖遇暑疏決。有司恆制。而丁寧固至。雖以罪係獄者。猶加念慮。况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衆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嘆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跋申屠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某來中朝。待罪國史。蓋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鑄于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可僂而類也。間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爲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以教乎人。使之不至爲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孽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在朝藁十二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臣某等言。特奉聖恩。肇開書閣。將釋萬幾。而就佚游。六藝以無爲。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閣職。感茲榮幸。輒布愚忱。欽惟皇帝陛下。以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歷。則衡慮困心。艱勞之日久。以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擬於羲黃。集羣玉於道山。植衆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極襄贊之形容。探蹟圖書。玩盈虛之來往。冀心神之融會。成德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芻蕘。臣某等不勝惓惓之至。

表箋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寧屢煩於明

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使蕃之賜。於昭容斷。創始明時。臣某等誠歡誠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茲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稍達於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人之歎。况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體上尊。敷氈廣廈。既極詢諮。於累歲。蔑聞補報。於纖豪。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爲災。羣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支末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各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臣某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曆在躬。祇服祖宗之訓。太宮脩祀。於昭禮樂之文。海宇均安。人神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察於民勞。僉戴密繇。於天授。卿雲就日。護聖綬以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圭袞繪龍章之盛。節

韶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階。依光宸極。羣工述職。贊文治之成功。萬壽膺符。受明禋之純嘏。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續膺正統。脩禋祀於太宮。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時盛典。率土懽心。中賀有德以興。無爲而治。御袞衣而酌。鉅鬯得寶玉以備符徵。干羽舞階。罷虎桓桓而敵愾。箭韶依律。鳳凰嘖嘖。以來儀越。若鴻禧光于大業。臣等遭逢景運。服守成均。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卽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威推僭戴之誠。鳳詔渙頒。同仰隆平之治。慶彌中外。喜溢臣隣。中賀盛德在躬。至仁應運。爰玉承於令緒。用克續於武功。雷動雲興。威信著盤桓之久。天回日轉。輝光被履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臣等恩叨三事。心戀九重。論道經邦。庶有裨於熙代。建極斂福。願永保於洪禱。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爲大。顯承盛化。協慶旰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綜萬機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書宣朗。緝熙於穆之純。假郊廟以受釐。率臣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鼎鉉。式贊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中宮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緯衣承翟。奉景福於一人。懽溢宮闈。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煉補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瑤冊之穠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鴻禧。

臣等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詠關雅正。始之音。萬年室家。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天壽聖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旬。瑞紀流虹之緒。縟儀沔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蓋。煥乎經緯之爲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緝黼黻之文。歌頌永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上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俯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道揆方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爲。揖讓允躋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圍總囿於誠功。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承之孝。備兼衆美。永福羣生。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編簡。鏤辭白玉。煥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册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事嚴宗社。慶洽家邦。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教化。王道所先。行典禮。觀會同。朝儀不顯。益保基圖之固。允宜祚胤之昌。臣某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瑟琴鍾鼓。永歌正始之風。祖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皇后受册箋

軒星著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朔。慶均邦國。燕及宗祊。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中壺。佐庶政之勤勞。祇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翬珩在御。祚胤開祥。臣等忝列鈞衡。欽承典則。致關睢麟趾。

之化。實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敢伸頌禱。

監脩國史府賀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闈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卜靈辰。誕膺縟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鍾鼓。瑟琴善繼。徽音之美。禕綸鞠展。宜占元吉之文。儼規範於六宮。孚儀刑於四海。臣等叨司台衮。兼總史廷。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詠正始於關雎。

建儲中書省賀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太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心。於赫淵衷。率循舊典。聿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繼志重承。於至德。慮周宇內。承祧仍屬。於元良。固萬世之基圖。受九重之孝養。臣等叨持政柄。獲贊廟謨。太極無爲。妙乾坤之化育。前星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迺豫建於元儲。以孝事親。式歸尊於太母。臣隣協壹。宗社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陰顧復。鈞陳華蓋。有來萬乘之朝。甲觀畫堂。兼就兩宮之養。既永崇於國本。宜益重於坤儀。臣等備引詞林。遙瞻禁衛。興仁興讓。常聯棣萼之相輝。得壽得名。克保蘿圖之永固。

賀登極表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欣載云初。謳歌爲盛。欽以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粵在太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

國勢以安。欽惟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昔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彛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學於蕪間之中。以裨致治於幾微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爲子孫經久之計。實出聖上之容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也。而臣徒以家世之舊。愚戇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畀專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乙。然而自念昔從祖考。囑備戎行。其於明經。實慚寡陋。况以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舉一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啓沃之功。今又召還禁林。復係茲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譯唯艱。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取悅耳以爲容。僥倖瞻承。護曲說以干售。私情是狗。大體有傷。以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以自文。推知並進於老成。庶肯同心於陳閉。

竊以周尙父授丹書之日。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頤。爲國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實有咨詢於故舊。平章政事致仕上柱國某。敬歷中外。承按儒先。懸車於方老之初。致壽於九表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其從容。謀慮之精。君子推其練習。德以久閒而彌邵。心以久靜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恆有則。况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頒優禮。已聳具瞻。若蒙延入講。推不致廢之職事。九臯之盛。已足表儀。則其孚感之深。不在話言之未。

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爲學也。博考於訓話事物之蹟。而推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而充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比夫末俗。妄相標表。以盜名欺世者。霄壤黑白之不同。粵自累朝。從布衣一再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說。誠剴溫潤。深有古風。近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厚。實尙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必合召還與講。資其問學。實非小補。

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患難。勵志彌確。其於四書六經。朝誦暮惟。不以官事廢業。不以哀老退心。實欲躬行。非徒口說。使與勸講。必蒙聽采。

集賢大學士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甚著。爲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契公論。目卽未見到任。又蒙專使趣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進正人。扶植事體。

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言退閒。初於義理無歉。擬合召還。必能贊助。

翰林侍讀學士鄧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遠去。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伏蒙聖恩。除授前職。竊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必欲稱其職任。實深慚愧。况卑職世從軍旅。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動。深思道責。其在薦賢。竊見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爲師表。其代言深如訓誥。

之彌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成德。文學猶其緒餘。自今英宗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宋金史。累有聖旨脩纂。曠日引年。莫肯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聖朝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爲此。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今不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以自代。實爲允當。

講畢奏特加藁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功臣。以序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勳業。或循常以守定品。此朝廷予奪之大權也。我朝封贈之法。自有常制。而一二勳臣之家。恩數特異。禮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退。不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彰。實爲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首師孤軍。內附太祖。後於滅金之役。戰歿黃河之上。其子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世祖。親從伯顏。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孤介剛毅。徧歷臺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典未行之初。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竊照真定史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人之殺天倪而奪真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帥。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出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疇其功庸。誠爲雋特。於斯參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三年。諡故中書平章政事趙冀公曰忠亮。延祐三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諡。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諡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助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掇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之師。與平濟南李璫之亂。敗襄陽夏貴之兵。定高麗廢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目。是時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己治人之方矣。故世祖嘗歎曰。漢人迺能爲國語深細。若此。蓋熟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啓沃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諡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諡。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瑁

議曰。謹按國朝初入中原。卽用其豪傑。以經理綱紀。安綏人心。以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父兄子弟。脫顛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者。特自奮發於智能。以爲時之將相。其廉取者。往往不卑小官。而爲用。蓋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輿運而生者。居一官。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盛者。殆其所常有者也。若故淮東西轉運副使潘公瑁者。年未弱冠。推釋爲吏。並駕羣材。一時幙府。號稱秀發。凡八轉。皆不離筭庫。而聲譽益

著。夫筦庫非致名之官也。而所就若此。公之材美著矣。然是時名曰筦庫。實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可見。不誣哉。是故命於天子。而佐使者分列方州。領漕運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略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以文懿。蓋有所考哉。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尙能不爭曰懿。合是二者。以易公名。宜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理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力。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薄之資。險忍爲術。汗陋爲習。巧佞爲伎。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陷。公守職不爲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刺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敷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成就如

此謹按諡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諡議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邪。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恆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脩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己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諡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諡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書啓

請吳先生書

先生生朝。避客。連日奉候。還監。今早令嗣來。始蒙垂示留別之意。實爲驚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必有攸當。今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近旨。則監學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

行脩。係乎監學者匪輕。翩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朝廷其謂監學何。則區區之未喻也。謹遣學生某等。請乎河上。以必還爲期。惟執事留意。北棹毋阻。幸甚。

慶章廬先生初度啓

候鴈旋春。絨麟紀旦。恭惟歡慶。伏以有相之道。無競惟人。歷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攸敘。人豪並興。伯仲作於一門。師友邁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學。兼資張陸之切磨。會江漢於滄溟。輔梁棟以榱桷。是閱衆甫。詣之大成。未有如學士先生。魯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峯。載歌鳴鳥之聞。特見臥龍之起。金匱將垂於訓戒。蒲輪何憚於歸來。穆若燕間。齊戒以問於尙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伏生。衆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嘏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作鑿衡。明睿絕邊岐之異。述羣經而畢究。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袞之齡。允爲一代之瑞。尙綏福履。以充文宗。

回吳先生慶初度啓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里。受而思學。感彌綸經緯之純。服以飾躬。懼黼黻文章之著。拜父師之祝嘏。懷皇覽之揆初。伏念某干祿不回。索居旣久。脩踐益慙於寡陋。論思何補於聖明。擢擢儒林。每踵先生之履。煌煌芝秀。亦興晚歲之歌。盍曰歸歟。稽諸作者。恭惟學士先生。卓爾大雅。歸然靈光。閣具常珍。奉龜齡之維永。坐施重几。知鳳德之未衰。將車昔念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曲加獎借。更俾久長。洛社耆英。許繼兼謨之芳躅。漢廷掌故。尙傳伏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啓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久閑。俄旌旗之改觀。浮雲連海。空聞慧竄之車。明月照樓。自看夫容之劍。落落幾亡於世故。惓惓深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以經歲。撫髀而嘆。能無廉頗之思。刻印以封。不在雍齒之後。假塞萬里之外。輝煌一日之間。酌酒以飲。樞臣委曲。道將軍之舊。爲書以授。賢子馳驅。將使者之華。受弨弓而永藏。錫康爵以旣醉。上恩之厚。外廷所無。某托在交游。尤深慶抃。虎皮裹甲。徒煩臥護於江湖。馬首在塗。行見來朝於魏闕。尙祈調奮。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啓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紱繫懸弧。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啓事。知日近於長安。信大耐之匪遲。屬彌昌而成錫。某相知最樂。揆度云初。竹簟涼風。請避玉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海中。薄寫慶悰。尙幾體照。除夜以猿送歐陽少監

着射殘年。野有麗龜之獲。復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輒取具於山虞。庶少陳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朱芾斯皇。未覺爲書之誤。清酒旣載。尙稱介壽之辭。

答歐陽少監餽歲

蜡賓迎虎。擊鮮俄給於來田。胞吏執牢。爲酒遂蠲於孝享。未往大夫之拜。敢嘗君子之腴。華我好春。味茲豐俎。汗邪滿載。持肩顧祝於有年。涪戴屬鑿。薦拍更均於嘉友。薄言占謝。更悉嗣陳。

答原功待制慶初度啓

伏承嘉貺。俯記微生。蚤億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筆。每陪花底之朝。永言舊好之匪私。尙論斯文之有在。方觀水嘆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清穎之思。我詠霍苗。願維駒於朝夕。公憐樗櫟。願問螻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奚誦褒之敢受。乃若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以安承草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檐竹霽。當從歸老之遊。浩有謝忱。悉儲侍旣。

回胡貢士啓

應詔公車。脩容旅次。文書御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過情。謂承明著庭之舊。衰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托於斯文。乃辱先施。深慚盛意。會元先輩。明經皓首。聞道紫陽。續食館人。夙勸蒲輪之駕。棄繻關吏。行分藜燭之光。獨推稷下之老成。何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占謝。未究欲言。

答簡西碧餽歲啓

篤敘鄉情。持厘節物。士鶉駢首。來同祝饗之鳩。一鶚傳書。俾載迎春之燕。肅肅置罟之獲。溫溫几席之懽。謹已拜嘉。詎云還贄。聊奉時哉之嗅。想蒙莞爾之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三

在朝藁十三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牲牢饗豆之數。歌鍾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非賦采地之入。烝嘗之禮。得有廟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自己。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我國家禮亦宜之。□□年廟成。某年勅臣題其勝。曰。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刻其麗牲之碑。臣奉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纛。廬帳於灤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邇。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爲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修繕供億。一責於留守之臣。然地高寒解。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爲多。懷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世祖之世。至于今六七十年。祖父子孫世守其官。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

賀氏之所以爲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卽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餼粟或不稱。而奇袤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爲姦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迺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僞。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內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爲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勵之。海內賢士。賓客及門者。迎款有禮。既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擾。嘗有強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闌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時宰用事者。鬻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尤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所以戶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攷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哉。西門之廟。宜乎其奕奕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爲不可。迺相率野祭。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天子又加賚之。湛恩霑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公會祖諱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賁。京兆路總管。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公諱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大傅。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殺官孫某。臣既是書其事。又爲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詞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言其鄂。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纛車馬。魚魚雅雅。顧懷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于庖俎。有獻羔勺。藥芼之。亦有菊。椒鍾鼓既作。桐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晉樂兮。袞衣綉裳。劍佩鏘鏘。乘車彭彭。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燕寢孔邇。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世公世侯。保我子孫。肅肅尸祝。躋降盛服。千秋萬禩。服我皇國兮。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爲之銘。坎諸宮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略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足以上稱旨意。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世祖經營之初。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宮府治辦。工賈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賜碑之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卿。一字舉安。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兼諸軍與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夫人。父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

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國朝。忠貞王受知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元三十五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爲治。尋遷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大中。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年。終是官。泰定□年。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以某年月日。歸葬鄆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捏古真氏。附。子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次適某官。槩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臣嘗以爲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爲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嘆。於今爲譏辭。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爲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

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擐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夙駕。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溫以其體。上爲安寢。達次舍。乃典。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効獸舞以迎者。駕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鞬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相哥以贖貨得幸。專政柄。爲天子斂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己。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奏。賴上知其故而譖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旣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間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爲詹事。完澤可。上頷之。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決之効也。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武宗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二宗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上數怒。欲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覆睚盱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爲國家去。蠹乎。會其家人受富民賂。變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仁宗崩。復得爲相。遂并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驚惋。天下爲之歎息。譖者以爲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

爲助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齊。考擊鍾鼓而祭享之。依依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固。篤生偉人。克以䟽附。完其鄂鄆。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爲之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經以營。啓是世官。寔繇忠貞。袞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卽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彌尊。令德不匱。寔有子孫。其子伊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惟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違。帝念在茲。旣信旣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錄。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綈。布政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睠朔都。歸爾是戢。于廬于旅。肅肅干城。勸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賈售盈市。本敦末紓。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盈。民樂法守。興學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旣尊旣安。賜車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祐。惟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斂臣。我挾其囂。多藏靡悔。迷國之宰。余今弗懲。天子奚賴。君子用恕。去而弗誅。孽以間興。亶其天乎。衣裳之襍。榮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侃令子。蔚爲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妥其阡。有松有柏。公食其廟。鼎俎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隱。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旣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文惠。其子彌寬。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爲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庠。始居衡山之崇嶽鄉。奉議生楚國公世勣。楚公生魯國公棠。魯國弟常生端明殿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使太師冀國忠靖公葵。公諱淇。字允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元年。以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闕。改知秦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文閣。知衢州。轉朝請郎。又明年。除尙書度支員外。復以軍器監出爲浙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爲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修撰。尙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節兵海上。我國家旣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爲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爲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旣內附。數以公爲言。十五年。行省承制。署公廣東宣撫使。趣入覲。秋。見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戶五人。百戶三十人。總把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涿郡盧摯爲之誌。又二十三年。爲至順元年。彌寬調官京師。請易公名於朝。於是。有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諡焉。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

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獵。德夫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勛業於當時。則過之矣。至於冀國與其兄忠敏公范。並以才略世其家。而冀國卽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爲國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間。亦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髫鬣。與其兄制置使潛。皆親見祖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占。與營繕戎器之事。胷中具有成策。潛旣以忠義著。而公遇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響。故參政吳公淵。許妻公以女。旣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誑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爲也。冀國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爲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吏率懦。謾誕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悅之。賞不時至。輒奮挺爲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爲之罪。故吏易新守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賊。而按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雄武兩指揮。凡二千餘人。初自諸鎮。選勇藝以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猶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治以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捽首亂者。榜之百。衆遂定。路鈴轄詹沔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迫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力富彊。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掾三日獄具。盡杖脊而黥之。銅諸園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至。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晝入民家。取其資

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且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結處婺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嶸行部，盜逐之，守郭淵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殿司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爭田，郡不能直，相奮怒，起鬪擊，不能自己，喜亂者聞風相撻爾。公釋其縛，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其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于朝曰：悍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爲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衢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亡也哉！朝廷撫有四方也，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蒞於湖南者，以民事爲問。公懇爲言利害，使不使，亦不靳也。公嘗飄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拯人疾苦。賓客之及其門者，與之燕樂，贖遺貧乏，孤嫠者，振恤之，雖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爲神丹，以資服食，斲琴度曲，爲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爲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暮，公親候之，見有光昱昱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稍稍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十五年卒。子四人：彌寧、彌榮、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廕，今爲奉訓大夫。韶州路曲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巖、嵩、崑、嶷、崑、崑，集先世勳業，與公家相先後。冀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公歸。

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某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圖史。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世皇。既定南土。迺輯迺安。不震不怒。迺瞻赤子。安其母父。任以弗疑。何間疏附。顧瞻湘流。額領其城。民人衆多。有財有兵。翼翼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士有膚敏。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歸撫其民。皇威孔鬯。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老而休。溫溫德音。嗟世溷濁。言思翩翩。密室凝虛。鑄金爲丹。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膺仕。故物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有蘭醴。不亡而存。庶其在茲。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計從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尙書。仍爲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爲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月。葬公南陽先塋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篆其墓之石。以銘。

敘曰。

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宇內。豪傑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趣具。善承迎辦治爲務。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更爲之名。以自別於士。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策數。一見卽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粲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更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睦。同幕頗爲動。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爲首事。卽日集省憲。主者閉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云。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時會府人人倚公爲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爲守者常壓於兩使者。惴沮不得有所爲。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使者。率其屬親與爲禮。持文書者。往往門人故吏。拜起不敢仰視。文書畫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爲期。庭無留事。千里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爲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依稀近似以爲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爲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憲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爲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急投之。

爲請緩。公不可。多方爲牽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無纖髮近似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笞。以老故。未卽論。立請尉常有昧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鵝。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劾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聞朝廷。卽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岳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庫。以冬受。准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便。兩浙鹽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爲戶部尙書。未命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時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恥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下者。而憂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用。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爲之銘曰。才急於需。櫟榘畢輸。優游無虞。榷柁薪樗。朝服于子。名駟大車。爾臯我夔。善駝利趨。人具曰賢。已亦信然。弗顧弗疑。充顏以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恚。旣勞旣試。終不自致。安平在時。則亦勿思。後或當思。旣遠曷追。思則考行。此有成躅。刻石載文。以慰以勗。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泰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輿之上事京師也。使以其間來告曰。元亨以祖父之緒。屬常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嘗將指歷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粵自荒服。俾守茲郡。粗息肩於奔走。以洒濯其瘴癘。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篆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拜。

使子與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行省驟告于朝曰。交趾遣二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討之。朝廷重用兵。而又不敢忽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究其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即日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驅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爲名。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關。來賓。柳邕。諸郡。凡所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絕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蝮虺。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大小邊吏亦悚愕踰絕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卽負固者。傳譯申諭之。旣俯首聽命。乃手自爲書。反覆數百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束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以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鏃。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之說。由是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犬牙相入。負恃而強。忍饑餓。尤甚。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卽烏蒙立一宣撫。開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爲費鉅萬萬。吏士或亡。或黜。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以爲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繕生養。以固其志。嚴譏訶。以絕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足以用衆。私均贖。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祠游觀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子以生長兵間。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

不致曠敗者。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聞其父祖時事。以觀其爲人。而未暇也。今屬書于我。其可以不敏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爲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宦。而事軼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戶暉而已。義軍生權。府恩於兵間。沉鷲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木魯。三大人於軍。歲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帥攻宋。隋州破。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於葉。追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間。歲丙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戶。中統二年。始受璽書。鑄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潁州。從軍三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侯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數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侯鎮其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潁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卽以其父權萬戶府事。留鎮潁州。宋將夏貴知潁帥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完城以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爲。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旣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爲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戍巢。決水圍之。盪舟踰濠。蹙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年。權府謝事。而侯始以修武校尉爲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僞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堂寨等。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旣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并領安慶軍。夜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

遂降十六年。以功加武略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州。饒大郡。隣壤多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人。與十將之。屯田芍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二百二十里。建水門水牯二十餘所。以備蓄泄。鑿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以通轉輸。二十八年。加授中千戶。六月卒。屯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一。侯娶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元英。次元真。十女。其壻曰傅鑑。陳忠魯讓。張梅。皆士族也。陶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孫幾人。與其長也。襲出職。今超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如其父云。其墓在其縣之留牘鄉。長卿村。或曰長卿者。唐隋州刺史也。因以長卿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考證者。國家旣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旣久。世其祿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況其安逸而罷軟不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今劉氏專對授政。卓卓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

於皇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十百。列校衆正。咸傑俱特。伐簡爲青。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固遺餘。偉哉劉氏。以德爲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儲則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煌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橐。川淨雲委。芽蘖弗齊。孰芟孰治。使將恩言。頓首自歸。大廷之間。濟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子孫。邦君之榮。上及重親。贊書啓封。旣聞旣陳。桓桓武績。濯濯文藝。表其盛者。以詔來裔。

